

國朝文

贈光祿勳塗公祠碑記

張鏞心

大清定鼎之六祀海內寇攘以次削平而淄青鄆濟
猶時時伏莽云蓋天子下甲誅四遠又以重兵往
來祁連起輦間卽癰疥置之於是暴子弟無賴椎埋
之徒相與蹈隙爲煽亂會逆壤者反雲中禍山右其
聲勢遙倚伏而天雄貝博之間騷然矣是時塗公之
憲鄴中二年也而聞警則日夜以其職飭戎旅簡技
擊眎蘇某能也自卒伍推擇爲千夫長俾佐闔帥訓

軍實而張之迺自矢曰相道九州也地倍重 天子
畀余數百里疆一旦有事甯得復自愛誓以頂踵報
官家爾且文武何常之有其武而克舉敵者前不則
余請當之余起遼左身百戰衽席鞍馬二十載詎牧
伯而忘之往見文吏過自珍或四郊不戒猥以澤量
人而第嬰城自固急難之謂何蓋熟部卒之盡烏合
也其一二司戎又巽懦不任庶幾以身勵之云無何
寇陷隆平破臨洛迤邐出神鉅間公聞而拔衣起且
寇薄武矣少緩則洛州續耳敕親軍以精甲從步者

賤而揖都司孫君若第善畝池墉督諸軍遄發余當
翦此而朝食蓋舍而後裝及焉宿而後圍及焉薄暮
抵武則寇不敢薄城走山中遲明一軍具下令蓐食
善家謂此輩狗鼠耳卽不敢髡吾部而掠諸野誰非
吾赤子乎若視吾麾往其勿貳勿虞乃分軍爲兩翼
而身偕五十騎貫其壘數彎繁弱注賊盡飲羽賊小
卻而公氣益蹈厲橫戈直前忽馬蹶隕亂石間賊以
長戟支公公持戟擁格反顧麾下多散去獨蘇某握
血殊死鬪相與力盡而亡嗚呼烈哉時順治己丑四

月五日也嗟夫公惟不忍斯民之塗炭以有此乃或謂公少持重寇且遁嗟嗟天下事之敗正坐此一彼

一此虞其相失第自完而以民予寇以寇予鄰豈不負天子甚奚鬚眉爲聞公戰時裂背張膽如蹈無人馬不躓公不死人盡公公不死卒之公死也死義死命死國偉然七尺以對君父豈不磊落奇男子哉事

聞 天子爲震悼特超授今官錄一子太學生歲壬辰秋九月磁之人相與廟而祀之在禮以死勤事則祀之公無忝矣余哀公之忠書其事勒麗牲之石又

爲歌章俾登進者奏焉詞曰環甲兮耀靈駟蚪兮鞭
霆志河山兮蕩激氣風雨兮憑凌生輕兮一羽死重
兮千齡排閭闔兮上帝庭睠故都兮下雲輶漱濯英
兮椒精薦清鏞兮雕鏹神至止兮肅肅靈當戶兮熒
熒荃何爲兮拂鬱鑿禋祀兮芳馨神旣醉兮容與聽
參差兮和平回肅矢兮射狼星駕驚飈兮返穹冥鬼
毅毅兮漳滸兪熊熊兮太清篤舊服兮永奠調二氣
兮康甯

鄱山人禱雨記

張鏡心

庚寅歲河朔乃大曠恒山而下達於廩延暨晉陽潞
澤覃襄之區不啻千里也雲未族而崩雨垂絲而絕
炎威熇熇原隰若滌爰自子朔歷春徂夏而雨師之
弗共職九月矣乃余郡又彫瘵甚公私蕩然故重賑
賑亦惡乎取之嗷嗷者其焉如卽又疆事旁午徵發
殷不獲卽於弛擔以救旦夕而萑苻莽澤間且嗃嗃
動矣民苟須臾其誰甘僵焉殍於路而鬼也卽死又
惡足懼之吾儕老農第以百畝之不易爲餬口恤耶
居無何故黃冠偕山人來語其天崇間救災修禳諸

已事卽無難期諸其厄也則以謂雲雷故屯需孚而
解無亦天人參焉第令山人爲之立兩矣嗟乎天鑒
下民降厥災未爲偶然蓋天心人事之間難言之矣
山人以布衣爲霖卽造物亦奚愛於山人或有術焉
以致之吾滋惑爾山人曰否否吾非有所爲也吾修
吾誠而或者其宿風無重惡於明神神其鄙我凡吾
所爲以忤目愴耳安得罔吾神而符咒是崇卽磔魃
囚龍烏用哉於是其言漸聞則郡大夫儼然以二三
父老造請必欲山人爲之矣山人第業已言之不獲

辭乃之郊壇修禳改爲牒上大夫達山川垣瀆之神者三蓋其奏甚合正詞引慝以冀代內之帝所而山人自之山中禱越六日返則輕陰絮絮隨山人來薄暮固雲雨霏微不甚浹也如是者三日夜而郡人爲之語曰天不欲雨爲山人雨山人欲去雨良已於是山人雨旣無徵大夫益不聽山人行相與露冕步禱愈益虔山人刻厲徒跣再如山中與雨師期也比返赤日中天纖雲盡絕氣蟲隆如烝炙衆目駭視俄而片雲突起須臾彌漫風電交作與霹靂相上下未刻雨

如注入夜乃已異哉詰朝大夫詣壇謝四境來聞雨
周城十里十里而外曠如故嗚呼豈真天不欲雨爲
山人雨邪抑人言讖邪皆不可知也於是大夫出金
幣花彩壽山人山人不眎曰我山愚無所事貨也卽
我而貨也猶不受大夫金况我而非貨也其誰貪天
之功起荷片笠飄然去晦臣氏曰山人山之竄人也
性椎無文采事母以孝聞中年棄妻子爲方外遊所
至僊釋宮觀窳堵橋梁之廢必修葺遠近聞山人名
布地相屬山人終不手一錢自益也是役也豈有所

利而然哉比者東西不靖雍益楚吳閩越歲用兵趙
魏不兵兵之出趙魏焉道又齊晉之寇數中邊卽不
兵猶兵矣厲氣上徹謂干天和若耶此卽雲漢側身
猶難之况匹夫抱誠天地動容斯亦事之至異者矣
嚮合山人而有所利或其質行不素厭於神明卽摩
放疇其鑒焉嗟嗟山人山之窶人也况上於山人爲
民負休咎者哉匹夫抱誠天地動容卽天下事希有
不可爲矣山人鄣姓名泰僊肥鄉人黃冠牛姓臨漳
人

重修多慶寺碑記

張鏡心

順治五年秋八月多慶寺旣訖功爰奏諸石而其徒
來以記請則余孝廉時讀書其地也寺負地故幽勝
綿岡前絡澗水勾纏濃槐修榆清梧茂柳掩映左右
虧蔽雲日卽其聚臨潭百家之市東望不見烟火矣
屬時和歲易屐齒如織修禊之游於斯爲盛道神鉦
者或驕陽厲雨焉逋而其僧寮甚治時時出茗碗相
勞也故郡寺無慮數十卽多慶著矣寺肇漢乾祐間
歷宋若元逋興逋廢明正統時吾家開士歸端周游

十嶽爰止是林實經始焉爲任錫之所凡四十載而
績用克成歸然帝子之宮視前有加也茲之廢墜是
爲以無失其守則端之義仍云乃余於是卽不能無
低徊矣余讀書神廟之年天下殷盛桑麻交蔭父老
龐耆歌詠之暇選坐西谿石上諸老衲暨高年子弟
無不數十輩相從游以爲常迄今思之宛宛如昨日
事乃是歲亦卽彗星出三韓東其芒西掃余爲憂天
輒至廢也然亦豈遂意有今日哉迄於今三十年陵
谷變遷中外易紀石席轉卷偃焉東逝之波從遊諸

衲暨高年子弟齒髮先後余者纍纍道左卽安得不
泫然出涕而况一刹之介兵火間又奈何不圯矣且
盡也先是崇禎中寇起寺僧亡去勿亡者帶鄉民量
諸溝澤一切僧舍以舍往來諸將率矣藏經之閣殿
壁上者紛然播諸其地而剝薦攫食雜焉而輪蹄又
奚有於門廡堂奧邪卽又不良於歲邑里正墟剪焉
傾覆是虞象教擁格諸化人之宮有其廢之則莫敢
舉矣達川者起而新之其有瘡痍之餘舉違其時無
乃滋絀嗟嗟亦顧其人耳往見他招提中僧干指者

日饒益修業而息之雜治飲食賓客豈其棟宇儼然
而靡風雨烏鼠之啄卽徃徃能事無聞焉達上人固
孑然者耳聚衆而謀諸長者皆來會范冠蠶績繁起
義獨多夫固有來之矣計費可千餘緡三年是期而
黠者翬飛圮者雲屬金碧煌煌廊廡簷楹以及繚垣
周舍罔有不葺晨昏鍾梵居然佛土敢曰前人之功
是侈而數世之替舉於一旦何興之易矣嗟乎簪聯
而綏屬者盡天下也莫不金玉相帝卽詩書自好亦
遽廬焉以苟須臾而釋氏者流用能克修舊物儼然

見端公於鐘簷堂構之間斯爲龍象兒孫者哉達川
系義昶義昶系了琴了琴卽余主者云諸與於修葺
則王紹禹家柱徐應倉梁楠共人

磁州新志敘

張

潛

翰林院庶吉士

歲次戊戌爲大中丞膠侯賈公撫豫之次年下牒修
志刺史五玉張公延諸生博雅能文者六人重加補
輯刻期告成余讀之而歎 昭代文德之遠也嘗考
周禮建邦六典掌於太史小史則掌四方之志以佐
之志亦史之流亞也而修史與志其爲難易不啻徑

庭國史左言右事總裁分纂各有典司從容於鑿坡
藜閣間投金匱搜石室時給光祿酒脯尚方筆札以
示優異於是非褒貶皆可一遵大君之威福遠倣春
秋近參綱目矢公力斷無所抑撓故國史之修其業
既專其功亦易而郡志則否從事者往往長吏及鄉
之紳士樽乘殘畧難乎備世務糾紛難乎精里閭忌
顧復難乎直其難如此磁又接壤幾甸丁南北衝冠
蓋如織年來八部熊羆更番雲集徵求百出其長吏
簿書執掌外左執鞭弭右操衡斛日以拮据芻糗爲

事何暇旁及其民直質重稼穡其土敦履樸茂誦習
帖括未嘗獵取聲華豫章周明府曾言之立今指昔
猶一日也以故先賢如蘭公從善羅公綺紀公傑俎
公琚李公已生平大節彪炳天壤而遺文軼事雲喬
梓親會無半卷之藏一行之紀其他可知卽有作者
雅志稱述誰能無所見聞叩諸冥冥是修志固難而
修磁志尤難間嘗考舊志顛末矣權輿於州守張公
夢輔後張公珂周公文龍孫公鉉相繼增修在一代
中規制旣同釐正亦鮮憶自秦火烈烈陵谷頓更比

大清定鼎十五年所雅化濯俗因革損益不無異
舊談修志於今實爲始作當使後人元元本本承休
踵美焉則修今之磁志尤難也惟大中丞念梁州遠
域漸入版章武功將終 天子聖學日懋數御經筵
兼詔儒臣纂修國史四搜逸書以待叅考天中文獻
之區而紀載缺然何以仰承文德也下牒修志以視
蕭相入關先收圖籍處勢不同知體則一刺史公克
副明命敦致髦士取舊志而輯之是讎是潤自萬曆
以後順治元年以來皆補所無舉凡先代遺事

本朝近蹟犁然羅列用備他日輶軒諏探贊禕國史
行見 天子文德誕敷昭回雲漢奕世常新豈不盛
哉是役也余以入覲期迫眇見未叅良用爲愧而又
淡嘉刺史公率諸茂才不畏其難勤勤肆力底於有
成是爲敘

趙公溢閘紀事敘

張 潛

溢水發源於磁之黑龍洞自明州牧雲南劉公安仁
創閘灌溉磁民利之歷百餘載至 清初永邯忽以
鄰壤爭水健訟疆吏議卒無成說逮康熙十一年永

邯復狡謀賄商借口壅鹽艘控之鹽法使者下兩地
吏彙議適知州事憲清趙公蒞任前守噤息不出一
語公獨毅然主持抗聲置辯力折其論而一時中丞
太守皆有同心乃以澄水還磁山案遂定公謂此事
關磁利害甚大不可使後世無考也因錄顛末付梓
名之曰澄閘紀事余讀而歎曰趙公愛民之心可謂
篤矣士君子爲百姓興利釐弊於浮言繁興獨力寡
和之日非有洞徹之識則不足以見之非有敏給之
才則不足以濟之尤貴乎愛民之念甚篤積仁生誠

積誠生勇而識與才自還應肆出於不窮苟其愛民之心未篤也將悠悠泄泄視爲無足輕重之務可以置之則竟置之矣且一官如傳舍然依違之間瓜期已及輒遷去始以畱之後人後人將復畱之後人何所底止况乎事起角爭勢出旁竊俯仰瞻顧或灰心於上官之譙呵或奪氣於鄰封之橫厲又以爲非吾一人所得至也率游移遜避兩可其說或至委蛇以從者有之矣百年之利坐是中廢而無取乎肩勞叢怨以伏不測之禍是始焉以不甚切之心當不敢任

之事遂以成其不能決之論而民之被其澤者寡矣
蓋長吏之不能愛民者其弊如此惟趙公則不然當
聞議之興也誠見磁地西逼太行田半磽确惟賴水
利所及少有歲入以供國課若以輕讓永邯是扼吭
而奪之食也以故會議時鄰人以勢挾之以利誘之
甚至以情感之公獨屹然無所動直辭正義卒使強
鄰舌撝聲嘶屈伏於理而退此由公平日愛民之心
甚篤視民之事猶已之事譬之一身疴癢觸則必應
心不必有所命於手足手足不必有所稟之心莫知

其然而抑搔護持自至焉又何暇計乎時事之難易
勢豪之險阻權位之同異識也才也總以成其愛民
之心而已溢閘一事公之心不已昭然其見乎自茲
聞議永定磁民利賴且千百世未艾因相與頌公仁
心惠績與溢流俱弘長矣豈不休哉抑公善政多端
如繕文廟支客兵豁石田皆可述者又不獨溢閘一
事已也

碑陰文附

張 潛

溢水發源磁境建閘灌溉已百餘年近者邨永多勢

豪家賄囑鹽商借口壅引屢起奮爭幾欲扼磁民之
吭而奪之食比會議當事未免拘於情面游移其詞
公獨毅然持之悉原委剖是非嚴氣正論侃侃不撓
爭者喘囁選蠕舌撓不得下其理固足以服之矣具
詳上請撫軍俞水歸磁人立石垂後永杜爭端鹽院
亦竟如議迄今磁民慨斥鹵而滋稻梁饗殮無恙孰
不頌百世之利失而復得皆公之淡仁大力貽之哉

重修皮場廟南廊藥王殿碑記

張潛

滋城東南巽地舊有皮塲廟奉祀靈惠王劄自明景
泰間迄嘉靖時郡大夫李公用中復建兩廡祀藥王
藥聖及二十四氣諸神於中其南廡則藥王殿在焉
光久傾圮康熙甲寅郡人黎光久等謀重新之一時
屬郡紳士及各信善翕然響應出貲有差而光久則
發願首事庀材鳩工任勞尤多其用木植四百餘株
瓦一萬三千枚瓦三千五百枚丹堊稱之并諸役工
直計費白金一百兩有奇經營於是歲七月末旬至
八月中旬告成請記於余余嘉郡人敦善趨事爲可

紀也按藥王韋姓訊名號慈藏唐人也爲醫之聖爲藥之王隨叩靈應後世習越人術者皆繪像祀之然其行事不少槩見嘗讀歷代名醫贊有曰大唐藥王德號慈藏老師韋訊萬古名揚迹是觀之亦可想見其天懷惻怛技術精良功德遐暢爲岐黃嫡派而歷代名醫所共推爲集大成者矣至二十四氣之說則載在方書昭然可考蓋人之一身通乎造化故必明五運六氣之分而後識陰陽表裏之辨此又與藥王藥聖相輔爲功而普太和於斯世者也 聖朝加惠

元元內有太醫院之設郡縣各有專官無非欲體上帝好生之心委曲調護登民仁壽今藥王與藥聖二十四氣之神實助宣之顧可使廟貌弗飭而祀事荒畧歟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亶其然矣先是皮場正殿圯磁人請於郡守柏公成棟繕之宇廈廊階次第修舉獨南廡久曠尙乏整新無以妥神靈肅盥薦瞻拜者心惻焉經茲重修鱗比翬飛殖殖噲噲髣髴斯燦金碧交輝煥然頤還舊觀藥王之神洋洋在上而皮場合廟之功亦以是始完豈不休哉自今以往願

藥王諸神益佐靈惠王大布功德如碑記所載除災
再壽療疾卻兵之事有禱必應加保卹於磁人使老
者壽終壯者遂長幼者鞠育而磁人益共沐神惠相
與虔俎豆勤葺治以衍香火於無窮則是役真不可
以無紀也是爲記凡捐貲姓氏識之碑陰

重建岳忠武鄂王廟記

張潛

襄東郊石橋自明天啓元年州守商州惟赤牛公改
造與城門對當橋之衝東面建忠武岳王廟一區僅
丈許窺公之意以爲王鄴之蕩陰人去磁百里而遙

則礲固王桑梓地王之功在天下而德威所及當自
近始以故石橋之成假王之靈以振之將使蛟孽不
興狂瀾永息斯橋鞏固利涉以福民生甚盛心也歲
久濤與石鬪石有泐者官吏不爲之計至庚戌秋大
水全橋遂崩三韓栢公懋禎知州事雅意重修開支
河洩水逼王廟址廟以圯土人昇王像西北關聖帝
君祠東偏奉之議募貲修復適憲清趙公下車謁神
見之慨然曰有其舉之勿敢廢也况王忠義冠古矣
乎卽捐金鳩工創正殿三楹前軒稱之繚以周垣而

初而道而門以次舉焉丹雘望髣煥然改觀廟後作
室三以處僧寮規制甚偉視昔加崇加廣加備矣興
王於癸丑八月抵十月告成余於是歎賢司牧之爲
功甚大也表帥一方加惠元元固已副 聖天子共
治天下之意至其地神明有功德於民者亦因之修
廢舉墜廟貌尊嚴獲有寧 字盛以陰相顯佑普利濟
衆無窮且王之忠義赫赫在人耳目磁士民欽奉愛
慕數百年如一日故見廟之毀則悲觀廟之興則幸
其德之遠播也夫有同心 則或難於力之未速或三

... 若差抱... 其... 乃能... 爲... 志... 遂... 以... 安... 神... 祇... 使... 士... 民... 之... 鬱... 者... 以... 舒... 慨... 者... 以... 重... 負... 然... 斯... 其... 爲... 功... 何... 如... 哉... 記... 曰... 明... 則... 有... 禮... 樂... 國... 則... 有... 鬼... 神... 本... 無... 二... 致... 古... 君... 子... 政... 成... 職... 修... 民... 和... 而... 神... 降... 之... 福... 知... 其... 非... 杳... 渺... 之... 事... 也... 是... 不... 可... 以... 無... 紀... 趙... 公... 選... 元... 陞... 今... 職... 灤... 州... 人... 亦... 次... 公... 翁... 鄉... 之... 流... 也...

忠節光祿鄉塗公祠重修疏 張 潛

光祿寺卿前河北分巡道副使塗公祠特建於磁
三十有五年矣歲時父老瞻拜流涕蓋如一日也嘗

考祭法祀之大者有五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
賜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以死勤
事則祀之惟公於五者之祀實兼備云公之憲鄴每
布一令行一事必求其便於民生者慎審出之以故
凡所措施皆堪百世卽如減襍徵以卹士足水利以
福民非所謂法施於民者乎逆壤之變風鶴傳警長
更有棄印逋逃者公獨勵鄉勇練技擊精器械一切
麀熊虎落之具畢備磁爲幾輔門戶衆志成城北拱
神京非所謂以勞定國者乎山左餘孽流入境內哭

聲遍山谷公惻然不忍貫甲介馬揮戈身先士卒寇
知有備乃遽去民得安堵所謂捍大患禦大災有逾
此者乎至於磁將有都閩在公非任戰者也乃日文
武何常之有吾起家遼左衽席鞍馬豈牧伯而忘之
如 至 上 何 如 赤 子 何 武 邑 鳥 道 崎 嶇 冒 險 直 前 至
以身殉之而不悔人誰無死惟公重若太山斯真所
謂以死勤事者也公功德所及不獨吾磁而磁爲公
駐節之地以故磁之人少者以壯壯者以老莫不始
而感慟旣而思慕終不能忘蓋實有所以不能忘者

在也祠創於己丑歲月奄久風雨摧頽周垣半圯椽
櫨剥落丹堊黧淡士民展拜其下者皆曰非所以肅
禋祀也因謀共整新之夫崇禮先賢表章忠烈固官
於茲土者之事也宜有同心至於鄴郡七屬紳衿士
民感公之德也湮損贊協力自不能已庶幾廟貌一
新事竣備勒貞珉以垂不朽公與先司馬志同道合
維余又得待臯比之側其誼尤篤故敢畧述顛末以
誌景企云

晉漢書序侯文

張潛

原下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張潛謹奉爲仰籲尊神
垂鑒卹佑遺孤以延哀緒事昔弟衍夫婦相踵蚤逝
遺有子女囑潛撫育姪女奩資早備于歸有期奄忽
夭折慘割難言猶子楠蘧翼長多年復染沉疴痢洩
不止纏綿數月勢殊委頓念衍畱血胤止存此兒一
絲九鼎非曰渺小若斯危篤使潛所事不終曷以下
慰泉壤薄伸寄託五內如春惟帝君裁冠今曩苑園
盟誓十倍棣華蒲伏虔禱敢祈鑒此原慟庶及藐孤
俾遂生全無隕支系焚頂鴻仁乞靡涯壘况衍生平

石州志 卷之二十一
率履修謹亦無大愆以兆餒而宜蒙神矜爲此哀懇
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文昌閣祭告文

張潛

忠孝之誼神人共趨誠敬所通幽明罔間古聖人以
神道設教總欲憑賴明威扶進人心登於良善惟帝
君陰德顯化久被天壤嘗讀清河內傳知世世爲士
大夫潔身砥節白日秋霜弘濟諸生救焚拯溺及考
化書所載事親則吮疽剔股接物則講讓敦仁立朝
則昌言危行出牧則雪枉賑荒象美積躬維忠與孝

可謂兼之迨夫鼓邛池之浪以復大憊感金粟之靈
而消宿恙勇以成仁悔斯無咎尤爲聖學所向晚承
帝命特司桂籍觀申戒士子文首重德行文藝次之
衡優劣以定科名其難其慎不爽銖黍焉誌蹟班班
率儒家之正誼吾道之顯功眞足光贊尼山幘翼才
哲非如世俗飾說驚愚假於鬼神使人疑爲或然或
不然也磁東郊舊有釋迦殿帝君禱位供東北隅長
亂榕端時爲諸生瞻拜心動謂帝君至德神功斯文
興宰側處非宜異日當令構寶刹奉之壬子與鄉耆

謀危工爰擇形勝方居出震體表向明左帶河流
環州雉建層閣三楹崇臺廣基女牆周屬飛楹
以臨四遠時癸丑年二月二十四日於七月二十
日竣事謹卜吉期昇帝君神像正位其中廟貌莊
宗府飛霞如遊故里惟帝君時攜寶杖或跨白驢
宸陶淑啓迺章縫使之敦踐道義而矧於文從茲
州風氣丕變善士雲昇才人鵲起又以其餘潤澤
雲雨暘時若災癘不興布此膚功上襄王事永臻
庶幾帝君道濟一世之心於茲彌著薰沐虔告

禮學

告文昌帝君文

張潛

稽古典致祭古聖必有配享從祀所以表殊德永
系也夫子學宮之祭附以四聖十哲七十子及漢
宋諸賢是也惟帝君陰德顯化陶淑羣倫舉凡篤
信憲學之儒固所獎進今無錫孝廉堵景濂潛昔從
潛薰悉其品行端良學問淵湛真所謂耄期稱道不
惑者敢晉神位於閣之東偏庶幾惠泉溢水異派同
源而潛亦得歲薦蘋藻以慰仰止之思謹用虔告

告堵蓮生業師文

張潛

蓮先生函丈廿餘年甲寅之冬夢先生霜雪蒙頭在
衣別余將有遠行已而訃至知以乙卯正月考終豈
先生情誼敦至時逼彌留尙不忘執經問業者耶自
客秋七月聞訃隨設神位具牲醴蘋藻朝夕哭奠持
服期年今者復歲次流火敢奉神位晉祀於文昌閣
之東偏惟先生之支行 帝君所取惟 帝君之教
化先生能遵從茲羽翼道真相得益彰 靈氣則無
之也河北何南是亦可以安先靈於茲土矣聞錫山

通甫書院鄉大夫已奉先生神位配享其中其生平懿行別有紀傳不具述云

祭蓮生先師文

張 潛

乙卯秋七月朔一日端木世兄至得吾師乘箕之信相向哭踊設神位變服陳牲醴每朔望拜奠逮丙辰秋周一歲乃遴使齋誅章賻儀走三千里致祭於吾師籬前嘗讀大易乾卦六龍以潛爲首當其確乎不拔而閑邪善世之道與幾存義之詣德業及時之功聲應氣求之感先後弗違之識諸德無一不備第君

子以成德爲行厄於遭際行而未成是以弗用龍德
豈以是較優劣分大小哉今觀吾師蓮生先生蓋龍
德而隱者也先生心存慈恕行有坊表生平無一事
不可告人而又淹貫經學湛思深入有茂先之博而
擇其精有子雲之奧而出於正所搆制義伐虜取髓
言言名理爲帖括家所未曾有間作古文詩皆雅練
可傳以及象緯河洛奇門遯甲陰符家言無不曉暢
胸中經濟若河漢無極也鄉薦舉戴記第一癸未南
宮之役主司擊節歎賞以次作膳錄譌落至不可句

置之相視痛惜自是絕意仕進已而有西河之疾開
帳授書從遊者數百人有叩必應無幾微倦色門下
士多取高第成名於世久之或缺焉不報先生亦不
較也家業中落麤糲有以自樂至於邑中有大事當
興當革長吏就政先生先生必以正告之值歲荒每
首倡捐金賑饑不以終窶利民濟物之念少衰蓋行
年八十如一日也豈非龍德備躬隱而未見與見惕
躍飛有殊哉抑考昌黎氏之原道也曰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遞傳而至孔子孟軻軻之死不得

其傳焉明有統也其後宋有濂溪明道伊川紫陽元
有諱修魯齋明有文清陽明皆學有淵源本心得而
見之著述事業承堯舜之系接鄒魯之傳如吾師體
仁履義耄期不倦淵然裕內聖外王之學庶幾爲一
代大儒而可以繼道統於勿墜矣維潛爰知最淡爰
教最切甲寅冬夜夢吾師拄杖過我霜雪蒙頭語余
曰將有遠行已而聞卽於乙卯正月長往豈先生尙
綣綣於及門士耶嗚呼痛哉以先生身備龍德而承
道統故今日致奠不敢僅爲哀些之詞而揮涕歷敘

之如此伏惟尙亨

內翰林院學士簡公有恒事實

張潛

公諱從善號有恒洪武癸酉科解元由教諭簡授翰林院編修輔皇太孫公行端貌重日侍講讀所陳皆帝王大道經先師孔子定者一時同事陳山張瑛等多遷顯秩而公留滯不調日坐東閣中紬書暇則取秘書讀遇休沐載酒郊遊覽勝賦詩意泊如也公方正沉靜歷四朝猶一日晚以次遷學士宣皇卽位方

嚮學公以舊臣見信用每進講多鄉音上曰久宦不改其素從善君子哉年七十援例求謝事上慰留之又四年乃得請大學士楊士奇楊溥等各以詩送之有縱知捧日丹心壯無奈凌霜白髮何之句

刑部左侍郎羅公尙綱事實 張 潛

公諱綺號尙綱宣德庚戌科進士授監察御史歷大理寺少卿遷刑部左侍郎英宗北狩部議遣使迎復公慷慨請行副正使李實往時敕中惟言報禮不及迎駕公驚訝詣內閣白之爲興安所阻至沙漠謁上

皇多方開諭也先得許歸上皇復與北使同至山西
調回一帶擾邊兵馬往返塞上凡三月過赤城賦詩
有何當借此池中水一洗邊塵萬載清之句過海子
賦詩有當年富弼無多讓一寸丹心貫九霄之句始
終不辱命松潘蠻判土豪王永攻陷關堡都御史寇
澗不能治以公代之公雄偉有謀善斷出奇取捷開
布恩信臨以兵威克羅俄監燦悔過降擒永族之松
潘在萬山中運道艱險羣番伺隙出輒奪米去公曰
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勇夜銜枚分道搗巢攻破樸

爬諸寨擒斬劇賊卓勞阿兒結十餘人然公志在招
輯破剔體格一切以簡易治與接盃酒歡番人畏慕
終任不敢叛公後亦以是罷歸石亨曹吉祥擅權專
恣公時爲都御史糾十三道御史劾之上怒逮治下
詔獄會雷電大作得釋官至刑部左侍郎公事母以
孝聞廬陵羅倫爲作羅侍郎瞻雲圖詩

南京廣東道監察御史紀公士英事實

張潛

公諱傑號士英成化乙未科進士少勤學貧而不貪

人有失金帛者守之還其人初授廣平縣令禁營道
懲豪猾恤老弱歲饑重加賑濟不責其償仍焚册籍
以絕後官追補又令民多植桑棗備凶荒後擢南
御史一時以老成練達推之理上新河稅料數四倍
於常秋毫無染天長縣巨猾史浩構訟株連七百餘
人年久不決公覆按盡釋之以中貴將琮橫恣占官
民田連章刺劾左遷同州州判遂致政家居儉約讀
書教子足不入公府子純嘉靖癸未科進士陝西西
甯兵備道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真定李公月賓事實

張 潛

公諱已號月賓嘉靖乙丑科進士初爲戶科給事中
條議時政抗疏叅中閹孟冲怙寵恃恩竊亂威權亟
宜懲究直聲大振時太監崔敏等奏請買年例金寶
公在上言畧云崔敏等請買猫睛祖母綠珊瑚瑪瑙
等項蓄詐懷欺意在假公用以充私橐致陛下惑於
邪說臣等及部臣執奏槩未俞允前陛下臨御未幾
卽下詔停買珠玉比者左右近習干請紛紜買珠買

王傳帖屢下人情洶洶謂陛下詔書不信請已之并
將敏等速行罷斥今後內臣凡有奏請悉付所司詳
可否該部執奏敢有徑請內批者卽係欺罔從重治
罪上大怒謂公沽名犯上杖一百繫刑部獄以同官
合疏請寬得釋爲民神廟登極時起兵科給事中復
謫常州二守改南考功秉公持正黜陟悉孚輿論遷
大理寺少卿讞獄詳審釋無辜者三十餘人已擢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真定公安流移飭關堡練將
卒其尤著者在絕苞苴之風一日公病甚真定守爲

經紀其後事見公囊篋蕭然公內君痛泣謂歸且無
置身地守固會各屬贖鍰若干以進公少間曰若以
利點我耶病愈且聽糾矣公病竟不起其清正益如
此

先考兵部尚書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湛虛公事

實

張潛

先公諱鏡心號湛虛字悔臣天啟壬戌科進士初授
憲麻令覈管餘首地賦得數百金代民抵衡沒地稅
期遠重辟張國選孔國槐冤獄數十案覆審盡出

之再調太興丁卯大祲清冒割俸得三千金糴米代
民完一歲漕糧全活數萬人太史倪公元璐爲詩十
章美之有漢書載有張堪在未必漁陽敵海陵之句
以卓異授禮科給事中封章數十皆天下大計邊事
孔棘上防禦八策劾薊督失守矯節東撫擁師逗遛
侯鎮縱兵焚掠中外凜凜時上求治過急漸猜忌公
陳中興十二事謂公好惡慎喜怒布誠信去詗察辨
忠佞惜人才省刑罰擲躁競嚴保舉行蠲恤汰京兵
任樞撫閣臣宜興公方以刻淡希上旨遺書稱公疏

直方魏徵十漸公答以主上嚴輔臣宜濟以寬乃臻
盛治雖拂其意不計也有太宰專擅特疏六可商糾
之寇掠河北公疏請分懷濟輝林靈陝武涉爲四路
以專責成左鎮良玉忠勇宜益兵而置監軍設諳練
督臣率晉豫將卒刻期會剿無使滋蔓以吏都給事
掌大計烏程欲有所釋憾授意公公笑曰吾知奉法
耳焉能代執政報復哉其強毅類如此丁丑由南光
祿特簡總制兩粵時粵海氛連賊獍孽相繼告警公
次第撲滅之其軍功最大者一在平楚寇上命沅陵

合粵會勦公授計驍將林宏縱火力攻破高獠源紫
獠源二寨斬獲剗平王郭子奴數大寇功第一其一
在撫峒寇盤古十八峒賊據二百餘年公以勦脅撫
擒元兇蘇鳳宇正法餘不問撫民二千三百餘拓田
一萬五千三百畝估田價木植二萬六百餘金其一
在定南交黎莫交惡而黎順莫逆西撫控馭失宜黎
忿思逞部議興師公奏當詳內畧外使之兩存未可
輕動輯馭交紀二十二卷以進厲兵臨隘宣布恩威
黎始斂服已卯長安戒嚴公簡勁旅三千人勤王獻

紅衣銃三百位清曠銀贖鍰四萬四千金助餉粵山
多田少歲少儉民且流離公摶曠節浮得四萬金下
令各屬積穀統糴一百八十二萬石陳陳相因後賑
荒救濟數十萬人公性故廉介藩臬總戎以下無敢
讖見有老吏乘間言往例某羨金宜取大怒立褫之
及內召行李蕭然粵民觀歎謂但飲龍江一盃水云
辛巳陞兵部左侍郎又陞兵部尙書總督薊遼以母
病請假送歸時寇正攻汴公疏請於河北添設鎮臣
以杜窺伺於蘇門舉行鄉試以收人心皆救時急務

云甲申闕迹渡河公棄家微服避海外

湖變北嚮痛哭絕意仕進 大清定鼎公始歸疎請

終制杜門註易不接冠蓋自號雲隱居士撫按交薦

終不起公孝友性生生平慎擇交與范公景文蔣公

德璟倪公元璠黃公道周劉公理順賀公仲軾爲莫

逆友黃公以諫言廷杖下請室妻子至乏炊爨公節

俸三百金恤其家後黃公賦詩四章爲謝有患難勞

相卹妻孥感至誠誰期今世界更作古人情之句至

加惠梓里則富歲庚辰大饑捐千金賑本州士民特

疏請免磁賦淇十三四年欠賦其他懿行甚多備載志傳難盡述所著詩文有孝友堂集大易解陰符經解百餘卷劉相國正宗曰當有明之季封疆破壞內外衝決秦楚豫之間賊無日不蹂躪而刈屠之况嶺南交夷上獠夾錯牙孽苟非威德重臣曉暢大體者以鎮撫其際則早無兩粵矣迺海宇崩解獨粵土晏然希受兵革豈非公之功有出於韓襄毅王文成上也歟蓋襄毅文成爲之於天下全盛之日則易公爲之於天下已亂之日則難使其久在中樞不以憂法

征或者敗亡尙未至此極也公生平不立崖岸而沉
毅能斷大事事親孝家法嚴謹視子弟才質各有所
成立有猥橫者卒置不較其石交則倪公元璐黃公
邁周范公景文劉公理順諸君子皆仗節死義稱於
後世者也至公經世大畧載在國史誰不知之所難
者公當國家顛覆之日出任巖疆入筦樞軸兢兢不
交矣乃得身名無恙及流離轉徙而皆有以自全復
得賢子孫晚受景福逍遙泉石者數年塵累卒無所
濡染公真完也哉嗚呼後之人其有以知公矣

漁洋橋記

張潛

大清定鼎十一年歲次甲午霪雨三月居民罹其魚
之厄者鄴郡爲最司牧交章上籲天子惻然歎已
溺之痛停徵議蠲甚盛心也相臺南逼濁漳洪濤頽
洞實界子午之衝輪蹄錯道每入秋水落輒建葺橋
於豐樂鎮講武城間以濟往來然河身浩濶幾三百
丈歲費臨安磁金錢萬計而沙土流徙旋葺旋圯里
下驟然是歲積雨助之河流驟發視前不啻倍焉屈
指營葺屆期策無所出比稽州志漳橋初建五古後

始卜移今昔異宜五吉之水且分爲二有未易議復
者少叅抒赤胡公憫然憂曰漂蕩子遺奚堪重困浹
懼無以上承王命乃進士民而商之予時以省侍家
居憶曩者林慮之行道經漁洋俯見河流潺潺褰裳
可涉土人支木其上覆以茅終歲勿壞蓋由此地西
接太行水瀉石上兩岸土固而陜以故橫漳奔逸底
是怒者以平漫者以斂其勢然也則居今而議改橋
漁洋殆若天設云遂悉其顛末偕闔郡紳士爲胡公
言之公曰不傷財不勞民是余心也刺史文遠何侯

奉命親履河干度道里之遠近相州渚之廣狹亦謂
莫便於是一時起而難之者仍不能不鯁鯁過慮曰
驛騎得無罷頓乎荆棘初翦伏莽乘之致貢乘輅而
過者得無有戒心乎胡公曰不然由鄴抵磁七十里
耳益以數里不足爲馬病也且孰與病民其間闐闐
櫛比置守望司之復何意外之虞其議遂定乃請於
制府李公撫軍亢公併報可估財庀工計日告成其
費僅十一二而基址廣厚有加適值大兵南來摩肩
擊轂言言將將繹絡而渡凌風濤於踵趾之下如履

視矢焉不亦偉哉余因而知可與樂成難於慮始
不獨凡民爲然昔晉杜預改橋富平津在廷議阻者
半比落成武帝率百官會集舉觴屬預曰非君橋不
立也預後亦以功晉位鎮南大將軍豐樂亭侯後世
士人一行作吏凡所以爲身家計不患不工及行一
便民之事輒多回惑於中非憚始事之艱樂與困循
則懼浮言之起罔敢執咎卽昭昭乎灼見無疑亦以
爲一官如傳舍僥倖無過量移而去吾事畢矣何役
役分更爲余謂此皆未於民瘼澁加之意耳果加之

意則視斯民利弊不啻疴癢之中體饑寒之切身有萬不能已於抑搔服食者又誰得而禦之惟我胡公平日興利釐弊凡可爲民請命惟力是視故茲者改橋漁洋毅然必行功約利溥澤在奕世以寬民力至仁也不撓羣議至明也上承 聖天子停徵蠲免之意軫恤元元至忠也推是心以往出而建牙旬宣柔遠能邇屹乎爲國長城入而補袞調燮必能以民爲邦本之旨朝夕進規勤勤乎用人行政期於拯兆姓之艱危躋一世於仁壽行與杜元凱功名先後齊徽

信乎可以爲天子大臣矣是役也始於八月十一日
竣於十五日橋縱亘三十丈橫一丈五尺州及兩縣
分營各十空木植物料取諸舊貯之餘給之不以煩
民檄查會計始終之者叅議胡公養忠遼東人理其
事者州牧何侯中舉瀋陽人而安陽傅侯龍騰江陰
人臨漳萬侯廷仕宜興人共襄厥成夫珥筆以紀循
績固余職也且以示後之人無忘斯烈也

良方橋記

張潛

磁爲後魏臨水地太行諸山峙其背滏水出鸞駐神

屬兩山麓下潺潺西瀉折而南又折而東蓋環城三
面焉城百雉崔嵬池廣十丈深二丈寬堤周屬高廣
各丈有奇其水則西引滄河自五瓜渠注之一望瀾
漫樹以菑蒼夏秋之交馨聞十里城東城隅池岸去
滄河三百武許地勢窪薄冬土人決堤洩水寧焚擷
藕遂不可塞久之衝嚙近堤六七丈皆圯矣老僧雄
儀浙人也以堪輿名遊磁見之驚曰此良方也良為
山宜聳乃缺又西北天廐東北天馬馬陷祿空虛各
浮利以吏治則蹇以民藏則耗以士氣則頽以宦履

則滯無一宜者非建橋以關闌之不可回思吾磁已
事歷歷如操左券乃不能不疑於風氣使然矣前此
蒞茲土者間議繕修率以衝繁中罷巡憲楊公我蒿
來治鄴都戊戌夏周覽地形慨然曰因勢補救以興
利此子民者事奈何弗圖乃割清俸鳩工飭具建橋
水口上經始於某月日越某日告成橋亘二丈濶丈
有二尺高二丈甃甃一券表裏堅凝內置石牖司啓
閉而向之洩者以固缺者以完疑者以釋吾於是歎
公之加意於磁甚篤而所及者遠也嘗聞青島家言

次山川向背之勢決人世吉凶之機過張其說以愚
人亦從而信之往往爲儒者所不道然稽古周禮
大司徒建邦國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求地中而公劉
既相陰陽復觀流泉比周公營洛乃卜澗水東
西詩則美其允荒書則贊其作休是古聖賢甯
福國又未嘗不以度地相宅爲首務而汲汲從事
忘筮忘政者獵取聲華輒疑山川形勝之說近乎迂
者凶皆未猝驗而春鍤之興上非申於功合次不
爲焉揚於是置其所緩廢其所急惟公不假幣金

小煩里役毅然舉之
無視吾儕猶一體災
仁感必切痾瘡之憂
應必周以故人視若
為急而殷殷在所必
舉則凡人所共急其
無不舉也治行之難
也長吏苟賑饑寒平
冤抑所濟僅一事一
時猶足傳誦弗衰詩
不云乎無俾城壞今
者城方破壞全城受
之其爲利害當不第
一二世已也耶我公
此舉嘉惠來茲又誰
能量其所及耶不寧
惟是公自駐節來善
政鱗次難具述若南
征數萬之甲馬屯滄
上公再理芻糗神其
用於不激不隨間士
飽馬

騰市肆無擾厥績尤著今天子雅重吏治每簡參
憲高等入弼九卿公真其人也則朝廷行且不次用
公以旣其長吾磁又何能私八獨是吾磁自是風氣
維培井里少充黨庠少振士之出而圖吾君者少古
目見皆公有以造之他日所以相與俎豆公者又豈
有量哉公名春芳北直興濟人是役也捐金襄之
帑牧張君瑞午遼東人終始董其事者都閩甯君
武順天宛平人州判任君佺山西沁源人三君負

各故能協恭以舉盛事云

東關碑記

薛所藉

侍

何以立也曰爲溢渠也溢渠何以立石也曰紀功
無以息爭也渠何以有爭也溢有水溢人建閘渠以
日溉鄰封窺之故爭也是石何以息爭也直鑿溢水
源流閘渠顛末以見直省之迥不相涉故爭息也等
是故民被其休志功德也時余復命過溢溢青衿父
老徵余言爲記余不敢以靡詞掩實事因質言之按
溢河閘二道一建於郡西十里之槐樹村分南北二
渠一建郡東北二十里之琉璃村是爲新渠創起不

自今始也迨我 清朝鼎興藩司蘇公首分巡澄上
委允文允武克剛克柔念邦家新造鳥驚獸挺之餘
收拾人心爲第一事撫赤子則鴻鴈集澤肅察案牘
河朔風清滅土寇於竊發無敢有飲馬漳洙靖妖氛
於蠢動遂屹然鞏我封疆大兵突臨芻糗告急公處
之裕如權宜酌於一時經濟準之大道至於請兵以
爲金湯觀風以作髦士凡利必務興弊必務革一
爲政聿新不能僕僕敬自其初下車咨民利病
興水利爰命官分治特以方塔躬歷三渠於中

更鑿之壅陷者排滄之民安享樂利慶維新盛治焉
滄北與直隸廣平府接壤滄水經其地攷歷來雨暘
時若之年源盛流長餘潤可以及鄰國若乾封則滄
人自漑不贍矣乙酉歲旱魃爲虐邯永之人將漁鄰
之利爲利懇諸廣順道以竿牘致蘇公求啓滄閘必
瀉滄水公以理應之謂此閘一啓則滄人之苗槁矣
舍其田而芸人之田無乃輕重倒施耶拒弗許邯永
人謀無已復懇之直隸撫按移文豫中兩臺以及公
謬謂滄河發源於沁水且其境石碣所載有分水等

語公曰吾不可干以私獨可懾以威乎隨檄盜郡守
遡流窮源期以實報乃盜水則自郟西三十里黑龍
洞中發源而沁水則出山西之澤州境相去數百里
行峯巉崿卽飛流濺泳不能相及何啻風馬牛也果
發源於沁沁之人豈不能爲閘而磁且先郟永而涸
矣稽碣石所載及郟永二縣之人計月分水竝無一
字與滏陽干涉也公毅然秉直歷致滏水源流閘渠
始末以詳復豫兩臺兩臺咸直公如公文以復直隸
使者郟永之爭遂息則滏人得永食其利皆公賜也

盜青衿父老恐日遠無據鄰封復生覬覦故謀立石
碑遵久勿渝永杜爭端於來禩乃余閱諸青衿所持
廣順道叅文內云盜水由磁州遞及邯鄲永年此水
勢也永年不能求涓滴於邯鄲猶邯鄲不能求涓滴
於磁州也磁州之閘建於磁州之河昔日之建邯永
之人誰能禁之今日之閘邯永之人又誰能啓之求
其放旣不可轉云借亦難強誰不從地方起見肯以
一勺與人至石碑所載計月分水永民能持此與邯
鄲爭終不能與磁州爭也此俱文中之言明白簡直

石火記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可作永邠供案以來文處來事鐵案如山公以事不
可不存諸石也考周禮民功曰庸書於太常今記庸
廣樂利於無窮息鄰境之爭予溢人以永久之利乃
分巡河北道太叅蘇公之力之功也鑱於石使百世
下稱功頌德不衰且俾後之人知渠成不易歲修舉
勿替以衍於靡窮鄰封再有啓爭隙如今日者視此
刻文

重立程公碑記

張榕端

州人翰林
院編修

磁東北距城三百武許地舊有宋大中大夫程公祠

益明萬曆十七年州牧劉公光先重建祠碣則司李
張公應登爲文誌不忘也嗣州人士以瞻拜未便遷
公廟主程子祠而舊祠浸廢獨孤碣笏立道傍雖歲
久剝泐按其文尙得榭概康熙乙未磁紳士慮前跡
就湮也謀改樹碑程子祠內醵金運石尅期待鐫
記於余顧余鄙陋不足辱貞珉然竊幸前賢風流未
遠敢筆紀績又余職也其何敢以不文辭謹按公事
瑯字伯溫河南人幼穎異識鑒淵通慈恕剛斷歷登
有異績載在國史者不贅陳卽其刺磁也值熙寧

新法一時守令奉命惟恐後公獨抗議持其未便
奪權相踏不測弗計也磁經五代蹂躪迄宋中葉五
世邱墟民聚族處者率取水城外每午夜男婦越城
而沒往來雜還行露是虞公惻然動念卽於城內相
慶地勢穿井十三眼旋獲甘泉磁民便之又磁西背
行故多山溢水出神麇山麓下潺潺西瀉折而南
又折而東蓋環城三面焉每夏秋霖霖河水泛漲
浴坂濤助之衝沙啣岸一望瀟漫居民田廬率爲波
臣所有公毅然曰誰實司牧而令民其魚乎

鳩工築隄障之不憚始難不撓羣議隄成直瀆南
十里前之怒者以平漫者以斂宅隩安處至今爲利
焉呼此公之德磁真百世而不祧也哉先是公朝在
一見濂溪先生以其學爲知道遂使二子顛倒往
受業焉卒傳受微旨爲世大儒後隨任磁治讀書盡
學文教寢昌磁人追祠二程子文廟東偏繼復奉公
祀王安侑其中至今相傳爲三程夫子祠云今
朝敦修信史凡前賢名蹟悉加纂述如公豐功碩德
宜表章勿替者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又曰有

一之莫敢廢也公之德磁如是其大且久前之人既
 從而表章之矣曾幾何時竟令斷碣遺文滅沒於女
 而衰草亦可慨矣及今不為述志將後之人並斷碣
 遺文有不可復識者豈磁人俎豆前賢之意哉則是
 良真不可已也爰泚筆臚次梗概並識同事姓氏於
 碑陰

重修磁州學記

任

塾

磁州知州

今二氏之學倏矣然其氣運有盛有衰其百畝之宮
 有與有廢而惟聖人膠庠之地則萬代不可泯滅以

聖帝明王治世之本忠臣孝子肄業之基舍是則無
以觀化之原也故我 皇清翊運

世祖章皇帝當金戈鐵馬之時他務未遑而首惟學
校是飭迄我

皇上崇文講學孜孜於璧水園橋加意焉甚盛事
也爲長吏者承風稟令豈備官而未之聞乎柰何等
學宮於巢幕而聽其漂搖風雨之間耶余曩者出宰
於洵洵之學蕩如也固已耑精勵意傑然修舉之爲
畿東冠及辛酉秋量移滏陽道過燕臺數晤太史公

張子大先生言不及其家事惟州庠用惓惓焉余蒞
任之明日遂於瞻拜之餘觀其地勢形便較洵固大
勝然殿堂而外無復鉅觀接圖而索之問孰爲宗師
坊則指荒烟蔓草者是問孰爲尊經閣則指敗瓦殘
祿者是問孰爲甬道宮牆孰爲泮池櫺門則指糞土
之壤與枳棘之叢者是於是進諸士大夫而詢曰滏
陽非中土名區哉聞自趙周臣以文章爲金人師人
才遂甲於鄴下而學宮數堵聽其凋敝若此其謂之
何士大夫揖余曰滏陽學宮素稱闕壯奈歲久漸墜

而蒞茲土者每以衝途疲於奔命不暇爲補葺計前
任趙公雖經營之而未竟復值年穀之不登諸生將
半菽弗飽安敢爲時紉舉羸乎今欲謀其成績非公
不可余聞之愀然曰誰實司民牧而作之師哉夫酌
流而不忘源登枝而不捐本食詩書之澤而忍令學
宮淪於葦蕪將安執其咎乎乃捐資爲倡諸士大夫
和之因而輿情樂輸雲蒸雷動材且積於庭粟且盈
於倉工且備於室一篲一椽不以毫髮累閭里於廢
者剝之於敝者新之於凸者平之於狹者擴之粵王

戊仲春經始不期年而告竣巍峩壯麗廓然大觀太史公聞之喜爰致書命爲之記余笑曰太史公負燕許手筆且日讀中秘書久矣海內推弘文已胡不一揮毫而令余自爲之記是欲余侈功乎哉夫余何功之有考之易蠱之後繼以臨觀姤之交有其萃升是知爲天之啟也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之力也余不過藉手以告無罪已耳烏足爲貞珉辱乃猶不辭而記之者非徒誇廟貌之崇高而已蓋將進多士而勗於學方今 聖天子作人化洽卽十室之邑亦可稱詩

書闕闕焉二三子誠入廟而思其故尊聞行知明禮
達州處而蘊黼黻之章出而炳旂常之業淵中彪外
發先輝映則以珂佩而標里門也可以文獻而帥海
宇也可顧瞻宮牆庶幾常守此丕顯而赫濯也假令
以今輪奐載美者僅爲朔望瞻拜之區以今肄業其
宇者止爲出入遊觀之地是猶視學宮亦二氏之屋
壇梵宇耳豈余與太史公及諸士大夫修舉之心哉
寒駕記

重修磁州學碑陰記

張榕端

極爲四達之衝在秦漢亦邯鄲地與臨淄宛洛列稱
一五都蓋其地襟帶漳河南通大梁北枕燕趙東西控
引齊秦爲往來孔道今繁華雖不逮古而輪蹄畢湊
况吏斯土者皆疲於奔命不得息日則趣辦薪芻庀
沿傳舍往往秉燭治文書達曙曉未交而四郊之供
億又見告矣故雖有長才濫任所問不過簿書期會
而已畧不能於風化根本人材養育之地有所措意
亦事勢然也州舊有學學在州治東隅其初制其宏
壯後乃日就頽廢幾鞠爲茂草矣先是康熙十二年

州守趙公纘實始慨然經理之鳩材飭工葺模創立
曾軍興示底於成余輒爲心畫之至康熙二十年秋
皖水狂飈峯父母奉簡命來守是州公起家進士光
令洵著節卓聲適余在京師相見語次詢及地方
病甚悉余卽以學宮事爲託謂趙公爲未竟之緒公
宜繼起而光大之公允諾下車謁聖之日卽訪舊
集州人士謀所以成工者乃捐俸以率衆衆翕然
應凡梯衡節稅圻壤陶甃之具指顧具備不費公
不擾里役而殿堂之丹雘未施者高閣之頽敗未葺

者宮牆門房之傾圮廢壞者不踰年間嚴嚴翼翼與
新傑構噀何其成者速也余以爲蒞治之本在於廣
教化勵風俗董子有言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宣化也夫居師帥之位而欲盡宣化之責舍教化
無由矣昔先王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庠後世一
邑之大僅存一學而爲長吏者又不知務卽知所
務矣而耳目疲於酌應筋力憊於趨承或遷延卻顧
歷數年而不能舉其政今公之蒞吾磁也甫及期年

田王師之凱旋軍旅絡繹之會一切治舟車供暴

屢皆於公平是賴歲又不登諸士之肄於學者皆菽
水不繼度亦時絀舉羸事之不易集者公獨能毅然
經畫迄工成而勞費若不知余於是歎公之實心任
事興賢育材爲能助 聖天子崇文重道之化誠知
蒞治本務無愧於古所稱師帥也歟夫天下事莫難
於倡倡之矣又難於繼今磁學之修葺有趙公倡之
而公能增大其業矣自公倡之而後之守是土者獨
不能以時振興使菁莪之澤常存城闕之譏永息乎
公旣竣工郵示所撰碑記余喜公績用有成而又欲

諗於後之繼公者使咸知所留意也遂并識於碑之陰

重修磁州儒學碑記

張榕端

今夫吏治民生之最切者不逾教養兩大端而彝倫之所以明人心之所以正民風土習之所以移易變化則惟學校是視余曩者濫竿司成竊見辟雍鐘鼓之盛因念鄉學之建置實與辟雍相表裏爲之司牧者苟非達治體重化原於庶務旁午之時克修舉其廢墜則頰宮之設祇爲具文其不委於茂草也幾何

矣磁學舊制規模弘敞前州守趙公憲清任公鶴峯
相繼修葺載在郡乘今幾二十年風雨飄搖傾圮日
甚歲戊寅春爲州守蔣公蒞任之三年治行化洽百
度聿新朔望展謁之餘不勝怒焉增慨爰進諸生而
謀之皆相顧有難色公曰庀材鳩工此有司事耳余
不敢以煩多士惟是若者朽泐宜易若者殘闕宜補
若者漶漫宜堊飾若者卑庳宜崇闕幸悉勗余所未
逮廼哀集木石斲礧之屬諏吉工興委寮佐董其役
自大殿兩廡而外門池坊表庖湏廩庫鄉賢名宦二

祠凡居殿之前者罔不飭矣自殿而後次堂次齋次閣次學署咸釐然備舉自殿而左啓聖祠修矣而文昌祠竝麗焉程宗祠重建矣而程井剝亭焉始於仲春迄於季夏凡五閱月而落成是舉也不藉諸民力不醵之紳士亦不損諸公帑而獨捐清俸以告成功磁人士謀紀其事於石公曰無庸也吾豈市名哉聊以殫厥職耳然懿好在人義無容已相與徵記於余余方衡文江左聞公斯舉不禁引手加額而歎賢司牧之振興風化爲已至矣蓋吾磁當子午之衝車馬

之絡繹冠蓋之往來供給之煩難符檄之倥傯迄無甯晷卽有精敏強幹之才亦惟治館宇謹候人覈牧養之情勤問芻蕘之出入期無廢事斯已耳孰有如公於裁決簿書勾稽金穀之下而獨畱心於治化之原殫力經營使明倫育才有其地此人心風俗之所關非僅以侈吏事節觀瞻已也方今

聖天子文德誕敷聲教四訖公能仰體右文盛心而承風布化則吾磁之弦歌羽籥不與辟雍鐘鼓同其於樂哉余願多士奮興淬礪處爲端士出爲偉人無

負公之德造計可矣公善政麟麟未可更僕數余祇就學校而紀其畧云公諱擢字試可順天大興人州判米諱愷司捕傳諱登吉皆董厥成者也例得併書

募修竇侯祠宇疏引

湯傳楷

彰德府知府

從來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天道福善禍淫之理神之於世固已昭格不爽而况忠孝節義之氣上以輔天綱下以維地紀中則扶植人心關係甚大宜其生而明聖歿爲明神廟食百世粒我蒸民於無已也若侯之家世節概心齋馮公之碑陰備矣無俟贅述卽其

職司霖雨有求必應其爲功於國計民生者甚鉅而况磁之爲州棲於大陸百姓墾殖無車戽之備惟盜陽一河通溝濬渠以資灌溉而猶虞不徧一或驕陽肆虐地盡龜圻春旱則憂無麥夏旱又恐無禾假令神德弗昭日從事於封羊投璧盛樂雜陳終不能轉焦土而潤澤之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若侯之靈爽則不然每逢蘊隆災祲有司率寮佐紳耆詣廟醮酒隲詞必油雲頓布甘雨載塗轉荒歉而豐登一如響之應聲焉是實護國之明神庇民之福主也卽

峻其廟貌美其輪奐猶不足以酬神貺於萬一而可聽其傾圮以至今日乎此州牧蔣子汲汲乎有募修殿宇之舉也獨是世風不古緇黃者流創爲淫祠惑於果報之說檀施雲集建立甚易及語以忠臣孝子之碑宇祠坊必且視爲不急謂其不能禍福我也今則侯之忠義如此侯之顯應又如此則凡福我黎庶穀我士女食侯之德而無不願報侯之功者奚啻去果報之說於萬萬有不大破慳囊而樂助者哉且蔣子蒞任以來實心惠養苟無禪於民生亦決不肯興

茲無益土木余故樂成其志率先倡捐弁弁數言於
首以爲衆姓勸

重修城隍廟碑記

蔣

擢

磁州知州

嘗攷之祭禮自天子諸侯以下皆得立社今之郡邑
明禋嚮蒼所在俱有城隍之祠其卽古社之遺意歟
城隍有祠肇於明洪武三年詔天下府州縣建立其
封號在府爲公在州爲侯在縣爲伯又有威靈靈佑
顯佑之殊亦若設官分職郡守州牧縣令之不同責
綦重矣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凡封疆之界山谿

之險皆所以域民而保境也而後世專藉城郭池隍以爲固然則神之以此稱者不獨祁寒暑雨保天札之不著疵厲之不生旱潦饑饉之不作而尤以設險域民爲最要耶余載稽古之建國立社於右左陽而右陰陰主殺故軍中載社主以行弗用命則戮之正甘誓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之說由是說以推刑戮之權旣主於社則城隍之神亦得而操之凡太戢巨惡爲國法之所必誅雖鳥鴈獸散而卒不能逃乎憲綱者皆神有以陰殛之而禡其梟非盡出乎

人力之區區也余自丙子夏奉命承乏磁守至今
四閱歲矣每值雨暘之非若歲事之不登數禱於
城隍之神輒應若桴鼓迨去秋興盛村三命之戕異
慘奇兇主名弗得余潔蠲肅志昭告於神屢降籤辭
示以必獲洎偵人四出茫然莫知所趨余亦幾疑靈
爽之弗可憑歟胡久之而不一應也今歲首春始得
羣兇姓名數月間次第就弋庭鞠之下不惟磁境三
命原委悉白而汲邑三命安肅二命亦情狀瞭然爰
書遂得立定噫嘻此豈人謀所能及耶且良鄉蘭州

兩番擒獲皆實繁有徒豨突狼奔勢所必至而若輩
倪倪仙仙若孤豚伏鼠非冥漠中有以默制之當不
至此始信籤詞之不我欺而刑戮實維神是司矣設
險域民之舉豈爲明禋報賽之具文已哉廟在州治
之北君蒿盼嚮垂三百餘年隆慶壬申因水患重修
其寢閣七楹則建於 國朝順治乙酉若繚垣及寢
閣之東西配樓甬道左右隸亭巷口石坊皆創造未
久惟正殿暨外軒兩廡朽泐歆傾朔望展謁無以肅
恭將事爰捐薄俸竝勸紳士里民各助己貲庀材鳩

江撤殿之椽桷椽瓦而易其舊外軒則爲重建焉他
室宇之罅者補之頽者植之漉漫者堊飾之碧瓦朱
甍翬飛鳥翼皆煥然聿新庶足以安神之靈而余亦
得以稍抒其嚮荅也工始於二月二十五日至十月
六日而落成今而後災沴潛消奸宄斂迹民俗熙熙
皞皞漸措刑戮於不用則更望神之陰祐而默相惠
斯民於無疆也哉遂礪石紀其事

重修關帝廟碑記

蔣 擢

勇可以警萬夫而力有時而或屈義可以服百世而

智有時而或窮然其可以屈可以窮者人也其不可
屈不可窮者天也如 帝君當日奮起草萊從事昭
烈倘削平禍亂混一羣椎則火德復炎論功胙土亦
不過與雲臺列將耿鄧諸公埒耳而其百折不撓之
氣九死不易之心守義成仁英風大節世孰從而見
之惟間關羈旅拓地開疆功業垂成而卒以身殉論
者未嘗不扼腕太息致慨彼蒼之不鑒使奸椎得逞
其狡謀也孰知人得而屈之者天自有以伸之人得
而窮之者天更有以篤之迄今溯其生平道其軼事

磊磊烈烈閱數千年而如新自王公而士庶工賈樵
牧匹婦稚子以及悍卒獷夫無不聆其名而禮之自
京師而省會郡邑五父之衢三家之村以及山陬海
澨蠻荒絕域莫不飭其祠而奉之矧夫由侯而王由
王爵而帝號由赤芾金舄而十二旒之冕九章山龍
之服累朝之封錫褒美彌進而彌致其推崇猗歟休
哉古來忠臣烈士之食報曾有比隆於帝君者耶磁
州爲南北孔道北門內舊有帝君廟久而勿葺勢將
淪於灌莽余備官磁土朔望趨謁輒念風雨不蔽則

靈爽弗妥廟貌几筵之不肅何以浹羣黎瞻仰之懷
周官有云洽神人和上下是固守土者責也乃捐俸
若干金庀材鳩工凡正殿廊廡重門側舍皆撤而新
之始於某年月日底某月日而落成余敬備牲醑率
僚屬祭告三爵既酌徘徊四周而竊有感焉者按磁
在戰國時爲趙地漢末則曹魏之所據也北望趙王
避暑之城其靈臺坡陀遺跡悉已湮廢固無足道而
南眺西陵歌舞之處金虎銅雀皆滅沒於殘烟夕照
之中分香賣履之譎詐覩帝王赫濯之威靈有不俛

首汗顏於無地乎昔之稱爲一世之雄者而今已不
可復問惟是忠貞剛毅嘗昭然於天下後世之人心
雖歷久而不敢替其敬畏也爰礪貞珉紀修建之由
竝作迎神之曲俾祝史歌以祠焉

鼓山轟今滄水湯湯有廟翼翼兮神洋洋朱甍繡柱
兮金碧焜煌牲牲肥腩兮潔我椒漿神其來兮滄之
陽駕風霆兮赤兔翔捍菑沴兮飲馨香穀我士女兮
和樂且康

重修靈惠王廟記

蔣 擢

余嘗讀漢史如越人倉公之屬其所傳治療之法班班可攷後人多師之而俎豆未嘗有嵩祀今醫家所尸祝者不過韋孫二真人耳然頗有佚事散見於稗官野乘中獨靈惠王生平載籍不少概見而廟祀纍纍香火相望母亦神之見於生前者不甚傳述而身後之靈爽返有所嚮荅歟抑或積功累行不必以醫著而捍災禦患別有爲斯民倚賴者歟按舊廟碣云神張姓諱森漢時湯陰立皮場鎮貯葶蒸瀆鑿穴其中螯者輒斃神司塲庫素謹事神農氏默禱毒盡

殄光武建武辛未始建祠洛陽建安中黃巾犯魏郡
祈於神會降雨雪賊引去唐貞觀立廟長安周顯德
立廟汴州宋建炎中有相人商立者護神像之杭州
吳山卽錢王閩江亭故址立廟又云宋有皮場廟在
南昌萬壽觀晨華館謂神主瘍疾之不治者又傳神
祁州土神也廟在城南門外適有秦王得疾諸醫莫
效一醫後至進藥而愈詢其姓名曰祈州南門外人
也訪之知爲神云余觀諸說紛紛雖世遠年湮漫無
可據而自漢而唐宋而勝國爲時幾二千年於洛於

相於秦於汴於沂於杭州於南昌爲地五六千里皮
場之祀在在有之詎神無以爲功於冥漠而土木之
崇奉伏臘之報賽合千萬人之昭事歷久遠而莫之
有歟况磁與湯陰同在百里之內神之祀旣肇於
皮場則雲罕風馬豈不廻翔於當時往還之地更加
篤祐於蕩洄漳滏之間耶是則磁之祀神較之他方
尤不可緩也磁州皮場祠在東火巷始於明景泰間
千戶董昂建至正德間州守顧正重修嘉靖初指揮
董日鑑加修嘉靖二十三年州守李用中再飭之其

寢殿廊廡可云備美迄茲百有七十年風雨漂搖圯
剝日甚州人士慨然謀新之乞余言爲聚腋之助甫
閱歲而資用克庀工力咸齊復創寢樓七楹南北殿
二向焜煌金碧誠足以妥神祀而迓鴻庥余亦淡幸
象志之協而樂觀其成也不辭弁謏礧石紀其事其
輸財姓氏則勒之碑陰

重修蒼龍廟記

蔣 擢

人能充其浩然之氣可以生可以死而不可以屈撓
蓋其至剛至大周流布濩歷千百載而靈爽常存則

爲功於世也大矣余攷左氏所傳用物弘而取精多則蒐蒐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况忠臣烈士成仁守義其享廟祀而澤蒸民尤理之不誣者與磁之西佐里有蒼龍廟以祀昭靈侯竇公者按州志竇公名宗爲陵川人隋末滄州刺史大業間與竇建德相持未決移軍磁之蒼鬼山建德圍之糧盡援絕公棄甲呼天西向再拜而立槁於山頭磁人葬之立廟以祀詔封爲鼓山之神迨周世宗收河東感神陰助贈護國昭靈侯敕有司歲時致祭明正統間遷廟山下每

禱雨輒應以廟原立蒼鬼之巔而神能沛甘霖以濟
民困故又稱其廟爲蒼龍廟修於明天順丁丑迄今
二百五十餘年梁棟漸頽瓦甍半泐烏鼠風雨不能
蔽除無以壯觀瞻而肅祀事而田家之春祈秋賽亦
以懈弛崇德報功之謂何而可聽其荒廢也諸生康
椿郝文升張大信等慨然以修葺爲任余乃捐俸資
助同城文武僚屬亦各有所輸而廟乃得煥然一新
余稽祀典莫大於以死勤事及捍大災禦大患竇公
之正氣浩然立節不苟固載在簡編矣而其靈爽之

石州志 卷之十一
昭著凡雨暘之祈求輒應若桴鼓亦不惟祀典允合
更大有造於我磁民也以明神而具龍德廟稱蒼龍
宜矣遂書修建月日暨捐輸姓氏以貽後禩云

重修磁州署碑記

任 塾

出都城道瀛海歷鉅鹿千一百里以至磁州則三輔
之地已盡而全豫之門戶在焉太行峙其西漳河繞
其南而賀蘭溢水表裏其間屹然一河北之雄鎮已
蓋豫居天下腹心爲中原都會其規模固不與四方
同遊覽之士至其境則必拓其心胸高其瞻視凡城

郭宮室也極崇宏壯麗之想謂如是始

九州之奧樞而稱嵩山河洛之輦固雖於磁爲入豫
之始而莫不以觀豫者觀之苟卑陋淺隘則不獨損
山川映帶之情而又安足以壯全豫之形勝乎憶丁
巳冬余同彭子建公車過磁車煩馬殆之餘解驂盤
礴相與步入郭門觀所爲州治者見其蕪穢不治竊
笑焉彭子曰此不足當江南一小邑曷以碓州稱乎
曰是有待乎余來擴而新之彭子曰子方欲簪筆垂
明備天子顧問之列而就此齷齪外吏哉迄辛酉歲

余果從洵令量移是州私計曰昔日之言驗矣但三
十年來豈無一公爾忘私之人操畚運斤先余著
而尙待余之經營爲及始至則山川猶昔城郭依然
而官署之頽毀湫隘較昔更甚余曰嘻是不可緩矣
於是修葺學宮甫畢而卽欲以其餘力及之客曰此
學舍蓋護焉余曰天下惟護之一言誤乃公事者不
少矣夫前之人諉之後後之人又遞而諉之最後者
勢不至於大壞不可救不止凡此皆私而害公者也
况天地蒼藹物之逆旅自吾有在以來吾身所處之

坑爲廟爲拂付以非傳舍乎何謠彼爲常而此爲暫
哉乃不謀於衆而計日龙江不取公廩一粟不派里
甲一夫惟捐俸不足則質衣珥以繼之不數旬而告
成無不增之使高擴之使淡壘之使周櫛之使密門
以內左爲式周堂所以延嘉賓也祈其矜式而好我
也右爲卒隸之房使各有羣聚之處不致錯行而跂
立也進而爲清惠堂是臨御之正思潔己以撫我嘉
歸而使民仰之懾其威懷其德也堂之左爲屬員公
坐之廡右爲首領候謁之高使名就其位以有體也

堂之下爲吏舍二十區使其置筆硯有席置文卷有
架非復曩之上兩旁風露處而立倚也堂之後爲鑿
求室所以宏瞻仰也欲求鑒上帝而念民生之不易
也自是而進爲私宅入其門其下寬廣其上幽深曰
寧致堂做武侯寧靜之學而不忘經方遠大之圖也
東曰勿拜軒有寓目移情之樂焉西曰省齋有退思
補志之義焉所以祛俗情而敦素尚也卽鶴亦有軒
厓亦有苑廡不使之卽安而愉快以致屏垣皆嫩之
堅致合虛凝之嚴密或憑空而創始或踵事而增

華雖不敢曰極崇闕壯麗之致而幸不至於卑陋淺隘貽後人以闕畧之憾可以出政可以蒞民可以稱河北雄州而爲全豫生色矣嗟乎前之人歷數百年而諉之余余不敢以一息而諉之來日則上下今古若有預定之期而山川城郭又何幸而適際其會爲其時乎抑其人乎使後之人與余同志弗視爲傳舍而踵事增華常勤補葺則滏陽一署經千古而如新豈非全豫之盛而山川城郭之幸哉是爲記

郡侯蔣公開渠碑記

郝震男

州人明經

嘗思雨露潤物者天之澤也河渠灌物者地之澤也若夫大溥水利漑以河渠因而旱曠無災亦如潤以雨露者賢侯之澤也賢侯爲誰卽我磁之神君蔣父臺也父臺自下車以來揮絃七載凡所以阜財解慍興利除害者靡所不至徵之口碑固已嘖嘖載道乃其開渠一事尤稱惠政每當春月親步郊原督其疏決凡近水之區莫不次第沾惠甯永旺一村甘自遺明德之外哉先是明季崇禎七年以開北大渠之故剋永旺村地二十餘畝以通其流當日永旺之分餘

潤者原有支渠一道以資灌溉嗣後塞此渠口不知
始自曲溝等村何人爲之作備耑利至今以永旺之
破地爲渠而田畔渠流不能稍分涓滴其可憫孰甚
康熙四十一年三月永旺民人控稟蔣父臺案下父
臺以至公爲心因親履其地察其形勢洞晰情理遂
赫然爲之明斷也令永旺作速開渠出夫二名杜後
爭也令永旺速具認狀公同鄉長持以正也具甘結
者并及曲溝等村防故智也立文卷者判有結狀批
勘計久遠也蔣父臺爲民公利之計一至於此其澤

之淡也一地澤之江河也一天澤之雨露也幸哉永
 旺亦得均沾千百年之水利於無窮也使非撰文刻
 石何以垂德於不朽哉永旺村被澤農民郝彩等求
 紀開渠之事於余余方幸亦在分潤之中且喜且感
 忘其固陋之不足以文也遂述其始末而為之記

創建雙濟橋碑記

樂玉聲 州人進士

粵稽夏令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周禮司儉掌山林川
 澤之阻以達道路通遠近是橋梁實王政之一也而
 緩急則視乎其人磁之西關在州治正西十二里關

之左北渠一中渠一相並數武溪廣各以丈許凡東
西往來之絡繹不絕者咸取道焉自有明以來架木
爲梁久之風雨剝嚙屢易屢頽致徒者不能並濟騎
者不能並轡或擔或負重足而步如履薄捧盈無不
數爲畏途矣歲庚辰州守蔣公以省農歷西郊至其
地惻然動念曰枉梁弗治此子民者責也曷圖所以
永之乃倡捐清俸鳩工飭具兩渠各建一橋濶一丈
二倍之高二丈有奇規模盡善表裏堅緻事旣竣徒
者騎者擔負者莫不瞻望踴躍嘖嘖稱善遂名爲雙

濟橋云鄉耆張澤等感公之德謂宜勒石以昭來茲
請記於余余觀春秋之法凡有興作必書重民力也
而子產乘輿濟人孟子謂其惠而譏其昧於政豈非
以徒杠輿梁各以時成有不可忽者哉是役也稽之
古制則協考之令典則合揆之人心則順真善體民
情而濇識政體者矣余愧不文無能殫公之德於是
輿人進而爲頌曰天生哲人實爲民謀建閘鑿渠不
忘厥初支流蜿蜒橫截長途構水爲橋畧徇支吾孰
計久遠孰劓厥謀幸逢我公惠澤覃敷循行阡陌自

擊欵獻計工選材庶民奮趨不日告成居然廣衢行
旅愁歎易爲忻愉伊誰之德維公良圖豈第君子衆
志咸孚文之貞珉永懷弗渝余聞其言樸而不浮真
而不諛卽此可以見公之心乎民而民自不能忘公
之德也爰志之以垂不朽

開河村修渠碑記

蔣 擢

磁地之平衍者半資河渠而河渠不經之處又有溝
洫溝洫之利必因時修濬壅者疏之缺者防之旱蓄
而澇洩全在人力之經營欲爲久遠之利不可不預

爲之規也北關外五里鋪南之迤東開河村居民開渠一道以備蓄洩公舉管渠老人郭士珍郭茂澤總其事又議黃士欽等十人助之每遇春時淤塞各按地認工協力挑濬具有呈詞立案但恐日久弊生擬勒石以垂永久因闖村人等之請爲舉筆而書其畧焉

勿拜軒記

任塾

墜署之東偏有室五楹故蕪穢弗治余來葺而新之蓮花蒔竹遂覺塵目一霽聞諸生常吉星家有奇石

求得之石高七尺許罅穴玲瓏疑水中所淘蕩而出者移置於室之陽負門而立如屏然因題其軒曰勿拜以爲公退憩息之所客曰子之取義於勿拜者豈以手植森然比諸召伯之棠乎余曰否否余之治滄也救過不遑何德之及民而妄擬召伯且其勿拜者存乎滄之人爲政也余烏能自植之而自護之其所以名軒者昔米芾任無爲州守入署見文石具袍笏拜之終日坐玩公事頗廢今余之秩與米同而州務加劇焉鷄鳴而起日入未休惟恐以叢脞獲戾尙有

於石乎拜之玩之希古人之高致哉故曰勿拜者就石言之也所以自惕也客曰吾見居子之上者多矣檄召紛然子嘗謁而拜於堦州居南北之衝往來絡繹子嘗趨而拜於道是子之拜賤且數矣何獨於石乎靳之余曰居我上者能榮辱我者也過我而南北馳者能是非我者也吾烏得不拜至於石則塊然一物耳旣無以榮辱是非乎我肯以我之拜輕擲乎哉不甯惟是或有譖我於受拜者曰任某之拜不足重也嘗比石於人而拜之矣今又比人於石焉則不以

拜爲敬而以爲褻不幾爲禍之招乎故曰勿拜者專就石言之也所以自惕也客無對乃叩石而歌歌曰石在乎古榮如旌石在乎今辱如黥石乎石乎胡弗立於山而立於人之庭乎

表微傳

張潛

余自己亥歸里偃卧數載竊見習俗日非近在井闈翹然自異者僅得三人焉又皆出於委巷荆布之愚以逮臧獲之賤刀鋸之慘其人旣爲薦紳所不道其事又非輜軒所及采恐遂湮沒因爲之傳 兵氏磁

之開河村人適婚檜檜死氏春秋僅二十八耳哀慟不欲生柰姑年高平日進滌灑理縫紉率自氏十指出又婉媿承意姑甚安之以茲忍痛勉辦婦事乃氏德容翔於比閭執幣而問者踵至也姑與氏旣相依爲命情惓切雅欲留氏而氏齒正少又斬然無所出輒苦難爲辭但每灼人來姑則屏坐暗壁間哽咽流涕竟日不食氏窺其意慨然曰吾所不從夫子地下以姑耳自今以往願留奉晨昏白首無斃其或中渝有如日遂謝絕蹇修孝養二十餘年姑以壽終其後

家道益落妯娌懂自給氏笄笄無倚卽藜藿不繼時
時鬻女紅佐以澣紉供炊爨怡然處之親黨素稔其
賢有弱子女間延氏相過提抱代保母之任輒撫育
周至與家人接始終未見疾言厲色歷年八十四無
疾卒 趙榮磁之杏冶村人爲趙明經家僕性椎魯
然多技巧如樸斷圻墁築挑之事皆能之晨起鬻手
工市中輒得息錢微論多寡概納主翁所無所私而
身自錙銖省儉甘粗糲復不愛其力凡一家縷汲樵
采以及負戴奔走諸役悉以屬榮無可代其意亦不

欲代嘗大風雪之野外斧枯木爲薪木鉅幹折擊顛流血被面僵臥樹下明經往迹之急救得蘇黽勉有無自少至壯且老如一日久之積勞瘁病死年六十四明經嘗垂泣語人曰自榮歿而家計減半蓋其實也 陳進才磁之潘汪村人力耕養母性豪宕數與營卒苑縱飲樗蒲積欠注貲苑每登門責償或進才他出遇其母輒佯被酒狂恣挑之進才微聞惡狀恨甚插利斧腰間一日苑復來忿然摔之仆地斧數下苑肢糜潰立斃里正拘之官慨然輸服終不明其故

比秋決行刑索市膠引滿數碗仰天大呼曰倘有輪
迴事再世遇若尙手刃之爲快一時觀者駭歎郡伯
亦唏吁歎息謂是奇男子束於法其意可旌也 舊

史氏曰以余所見當代富貴顯者稱述聖賢著書砥
名高自標榜世亦相與推之一丁利害生死之交巽
蠕覬望輒至後君遺親負友盡變疇昔不之顧亦旣
委身泥塗矣更粉澤其言矯柔其行以求解免於天
下後世進叩中藏殆不可對衾影其知交素契結者
往往引義披繩背憎面譏不少寬假比考所自爲復

無以異夫非跛眇之相笑乎余所紀三人者窮鄉愚
賤之流耳平日口不誦詩書之法言耳未聆父兄之
懿訓舉凡理義可悅榮名足貌亦復墨如茫如無所
繫於胸中乃任天而動行其所知歷危苦撓險禍水
霜罔變金石不移皆能淡合彛則稽厥俶末遂至易
貧豪之所難豈所謂文人鮮實才士多靡耶抑橘易
事貞騶仁狐假物性固自不猶耶從來婦節矢死靡
不書以儀特而岳氏獨孝節兼至觀其慰姑數語至
是纏綿惻惻感人終其身食貧守禮粹然白璧卽古

其姜陶嬰何加焉趙榮茶瘁不貳爲人奴而竭力有足多者世共詡義僕阿寄事雖才有大小寄大用之則以恢業光閭榮小用之亦以禦窮濟匱其忠主之心則一耳陳進才之用意良若矣不忍蒙其辱刃其仇不敢愛其軀全其毋何愧武義王孝子鏤劍風烈而緘默抵罪慷慨服刑當乎情中乎理以視凱風聖善之旨不謀而合不亦異哉嗟乎彼荆布之愚臧獲之賤刀鋸之慘乃能如是耶又烏可以無傳

創濬張二庄新渠記

蔣 擢

磁境東北隅有村曰張二庄北接邯鄲地勢窪下衆水滙歸每遇霖雨連旬廬舍田園多致淹沒其爲患非一日矣按磁治形勝脈發鼓山龍從左落州北賀蘭諸岡實爲後幃層層纏護送迎趨於東南故隨龍分落之水多歸東北是庄旣爲鎮水之星則其田卽爲流神之墓也丙子仲夏余承乏來磁道經其地目擊民艱惟時陰雨過多流波泛濫蓼花塞路土銜蛙鳴慘目傷心蓋非大爲疏濬不可救也居無何謀諸父老咸曰道路昏墊畚鍤難施水涸秋冬庶幾爲便

余惟是緩催科免徭役甦其須臾以待耳孰意久雨
早寒水未涸而冰堅益難動衆迄今春孟土膏雖發
農事未興爰躬履其地而爲之審高下察分合計遠
近因其流而利導之自西而南歷東而北將開一渠
以達於滏河之內僉謀已定而民多乏食羣請貸穀
因念比年未登之戶輸見年應賦之糧已不堪命况
增此畚鍤以勞民力乎於是案查無礙穀若干石申
請各憲蒙 撫憲李大中丞惻然動念惠澤弘加不
惟賜穀亦且捐金諄諄誠諭惟期水患悉除憲慮周

詳毋使民生滋擾擢稟遵德教之下益景覆載之仁

伏念中丞節鉞天中疆域遼濶經營庶政區畫殷

繁今以彈丸之地猶且憂澁慮遠則八郡之廣萬民

之衆興革攸關者當不知幾爲憂勤幾爲動念者矣

進是而推則朝廷之上方域之中國計民生之大

所眷懷而不能已者又不知其更當何如也於是爰

老子弟交相勸勉更相欣助不逾月而渠已成計濶

一尋濶倍之長四千三十步今者春餘夏始嫩綠連

阡麥秀黍苗田疇盡闢爾其輕波蕩漾蘋葉參差花

潞絃圓風來浪皺傍疏籬而迂曲綠芳樹以迢迢
隔岸之采麻映林中之屋舍乃不禁慨然曰嗟乎此
百姓之福歟而實季大由丞之所裁成輔相以厚利
斯民也抑余於吾民有進焉以彼猶是地也向者棄
諸波臣而狃於宴安今者勇於赴工而竟成樂土嗟
則苦與樂之相因乃勤與惰之相遠也自茲以往惜
願吾民近災者思患預防毋得歸怨上流之灌注遠
害者通力合作毋忍坐視下地之漂流按今歲各輪
之人工爲將來永遠之定例共守其法修治以時而

勤以保之母情以隳之則一庄之水既治六村之水
皆通將見築塲納稼多黍多稌國賦可以早輸盈
寧可以永慶官斯土者因而省催科之繁免覆餗之
恥亦且均咏膏雨芄苗之什矣豈僅爾百室之廬舍
田園獲免水患已哉李公諱國亮字朗菴三韓人
也丙子秋月以藩翰晉秩開府屬吏擢躬承提命因
渠之成也謹撮其顛末而勒諸石以使斯民世世不
忘公之德教云

國家之所重者莫大於田疇而田疇之所需者莫切於灌溉苟勢處丘陵而灌溉無術斯亦已矣若夫清流映帶左右而不旱爲蓄洩之方以致旱澇皆受其害殊足悲也如州北吳家庄等村其東一派流沙其西率多菹澤所賴偏闢以爲生計獨是歷年旣久闕環矣而水無所蓄渠壅矣而水無所洩熒熒村氓惟禍手歎息耳幸值郡守蔣公來蒞茲土銳意興除百廢具舉而尤畱心於水利當馳驅南北之際見兩岸水光接天輒慨然念曰奈何以有用之水置之無用

之地毅然創新渠濬故道所活無算由是仁風廣被
凡遠道村落有可灌溉者爭來取法而吳家庄等村
父老更欣欣然相謂曰郡有神君我輩何不申請以
求水利重興乎乃卜期糾衆控於公既許可復委之
米公董其役未匝三月而壞者已修壅者已通材良
工堅務使一勞永逸揆之草草廼事者不大相徑庭
耶且單騎以往不動聲色卽日用飲食亦取資公署
並不遺累民間凡此皆體我蔣公治水之成法愛東
之真心而行所無事者也從此北流活活五村咸慶

瀾南畝昉昉萬井藹然雨潤於戲向非蔣公實心
實政重田疇而切灌溉安能有是哉衆父老恩沾高
厚欲報之德爰壽諸石以誌不朽云

恭紀

御射碑文

徐潮

康熙四十二年歲在癸未冬十二月庚辰

臺上西巡閱兵

回鑾過豫是日

駐蹕磁州率

皇太子及扈從諸臣遙指嘉樹挽弓擬之凡射
三巡而

皇上每發必中臣民環聚以觀驚歎

聖天子之文德誕敷已照耀於六合乃天縱

神武俾羣生又得以仰視也伏惟我

皇上七德九功威靈遐暢爲開闢以來史冊所未有

每遴用武臣自分闔以至末弁莫不校其騎射

親加黜陟故干城之士咸奮武功豫居四隩之中

翠華初幸卽示以審固之盡善縱送之絕倫如此一

時將佐行伍益思張其赫濯而軍容倍整於昔
中原要地勢足控制四方永固金甌於億萬斯
年豈徒觀德而已哉爰就斯樹之旁培護結構
以昭

聖心之垂示蓋淡且遠也康熙四十三年二月穀旦

河南巡撫臣徐潮恭紀

重修西閘碑記

張榕

州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

溢水之利磁民以東西二閘西閘據上流灌田獨廣
以其東上流也亦易圯有明萬曆十五年刺史孫公

建之又七年劉公增立七空又十餘年牛公增鑿南渠本朝康熙二十一年秋水衝決閘幾壞刺史任公修之歷二十餘年矣客夏山水驟至壞閘二空人心惶惶聞於刺史蔣公亟往視則有成竹曰是固余責也而漲溢未殺農事方殷姑以荆圍納土石禦之禾登水涸從事焉可今春二月廼集紳士里民謀焉首計費割俸倡先而享渠利者分三等曰平水曰厚水曰餘水捐金多寡視諸此每村合溝頭核其數若經收若支發雜紳士任不假胥吏不旬日而金錢集

矣次議工浚底必浹築基必堅條石整齊厚視舊五
倍鋪板平正濶視舊三倍梅椿堅緻鐵撥層密亦視
舊有加築殺水壩不開月河規畫指掌厥工興矣次
督工總理則屬之州佐米公曰是能以幹濟才贊成
渠利歷有勞績矣今茲相機宜察勤惰非君不可也
分督則任之吏目呂君曰勞身以利民君所弗辭也
猶未足則益以生員魏允武書辦李秉信老人張鵬
章各有分任而公一再日至指授董率俾奉成焉夫
役僱而不派息爭絕弊且以便遠近也而人各盡力

矣次善後二空旣完好於是臺墩加礮石堰加長其
五空亦重加整護其上流荒蘆蝕岸致河流斜注爲
閘害者則斬剔以疏之下流則責成溝頭每年春仲
按大小渠道循而濬之引漑則循次漸及而強弱不
偏防汛則慎選老人而暴漲無患是役也以二月始
以五月竣重修歟創始弗異矣里人謂不可無紀以
屬之余余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雖時且義
亦書而茲則更有進焉者蓋從來修舉廢墜以利其
身家與盡其職守官與民罔弗踴躍也顧事象意殊

此急者彼緩彼公者此私雖有官長爲之倡率而平日之敏幹未信於民當念之痾瘵莫窺其實則因循梗阻以至於廢卽不廢而所舉之上情巖浮曷弗能經久中間釀爭滋事竊竊訾磬而不愜於衆者比比矣茲則公一倡而無敢或緩無敢或私舉之而成爲之而固蓋公莅磁以來於地方利病孜孜亟亟唯口不足而每舉一務徹始徹終精神貫注承下風者不惟感之而且信之由是舉無不成爲無不固十餘年間興修之蹟可臚陳而指屈茲聞特其一耳然余讀

舊記所云經始之難一人之任經久之難衆人之任
又曰循而行之州人之福坐視而諉之非前人之咎
誠以渠閘之利割之者一舉而已踵而修之靡有紀
極若是則能修綦重於能割獨是前乎此而修者其
程工核費已無稽考今則謀始觀成由計費以迄善
後井然可法而一切夫匠物料價值數目釐然可得
而書卽今貞珉之勒以便後人不僅以紀公之德正
以吾磁水利自公日闢亦自公可久也而豈徒時且
義云爾哉公諱擢字試可大興人州佐米公諱愷字

令宜宛平人吏目呂君諱調陽字枚臣秦州人是役也兩公宵旦露處以勤其事皆能體公意以永利吾磁者例得並書

重修西閘分水龍神祠碑記 張榕端

州城西十二里槐樹村爲西閘其南岸舊有分水龍神祠三楹肖像其中旁奉建閘明刺史餘姚孫公健增修臨安劉公安仁重修博興顧公頤以配之郡人每以歲二月二日致祭我朝康熙四十三年夏山水暴發壞西閘二空越明春州守蔣公擢集議重修

閱三月而告成矣乃神祠亦以歲久傾圮嗚呼主川
澤而司雲物蒼赤沾潤何莫非神力耶作溝洫以備
雨暘豐嗇竝登何莫非配享諸公之澤耶凡我邦人
崇德報功宜何如者而顧聽其荒穢荆榛摧殘風雨
其何以薦溪毛申妥侑乎余磁人也與諸父老荷神
庥均樂利顧茲神祠惕然不安爰製小引遍告同志
各助涓埃共謀修葺邑人胡大田又施地七分八釐
增置道院視舊加廣起工於六月初一日落成於七
月念八日神像莊嚴廟貌整飭煥然改觀又念始建

東閘之刺史李公爲珩杜永邨爭水之刺史趙公纘
尙缺祀典應增入配享而今刺史蔣公捐資重修利
垂永久竝宜奉長生祿位焉余聞之財用取之川谷
雩祀必先百源故川澤之祭備在祀典而財成輔相
之道則神固不能無待於人吾磁西南近山田多磽
确東北窪下田多斥鹵乃溢水中流不知其幾千萬
年於茲而民不能藉以爲利今者眺覽全磁山林川
谷岡阜而外園圃盛列於西南稻藕雜植於東北何
一非兩閘沾漑之功蓋 國家福澤蒸黎有明神以

默佑之必有賢牧以顯庇之而莫爲之先雖美弗彰
莫爲之後雖盛弗繼如諸公者或經始於前或增修
於繼迨我公而整頓傾圯經營完固後先輝映溢水
其長以附龍神甯有濫歟記曰法施於民則祀之能
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有其舉之莫敢廢也
則夫祠宇之不可不廓崇報之不可不備固千秋奕
禩之垂而庶幾不失磁人飲水思源之義也已爲
記

修路碑記

張榕端

禮月令季春天子之命司徒曰開通道路勿有障塞
則夫平治道塗固司邦土者所以惠民立政也吾磁
西彭城鎮與邑南鄙之偏西岳城鎮相去五十餘里
中間歷石廟梧桐鐘裏諸村路多險仄雖專輪無穩
步焉彭城爲陶冶之場東南諸會相通居民行商貿
易輸轉往來如織或謀所以拓之者屢矣然而計工
度程損費役衆欲謀始而觀成未易言也丙戌秋九
月刺史蔣公毅然起而式廓之命鄉長秦忠就近董
理捐俸倡先不爲派役而秦忠亦仰體公意能勤其

事迄冬十月告竣五十餘里俱成坦途濶一丈五尺有奇於是載者歌於前擔者和於後載道歡聲遠近騰布念公自下車以來披圖布置凡所以利民者莫不修舉如重建西閘水利永賴是其整圮加固者也如東城增閘築堤以備蓄洩向之汙萊悉成膏腴是其轉害爲利者也公之盡力溝洫務民本計如是而又以其餘經營於橋梁道路之間如雙濟廣濟濯纓永固諸橋遊展之所必通輪蹄之所必歷莫不修建十餘年間廢者新之缺者補之以一心作百姓之司

南而爲之示彼周行去其險阻固熙熙然登老幼於
春臺之上而遊之蕩平之路矣今復闢茲山徑豁然
康莊不啻輪者益之以膏跛者健之以足以便行人
以通財貨不獨以利吾磁民亦東南諸會之福固非
徒除當道之瓦礫懸曲巷之夜燈作區區小善者比
也從古司牧之良畱心四境無微不至如公可數數
覲哉宜乎居民之立石紀德不能自已也余以里人
因衆之請不揣荒陋樂爲之書云公諱擢字試可析

津人

屯庄渠碑

里人

吾州南左良營與屯庄壤地相錯左良灌地引水入屯庄屯庄既不能當水之來又不能洩水之去於是田廬滄沒禾稼汗萊數年來沉竈產蛙力不能支因具控州刺史蔣公公惻然念曰左良吾民也屯庄亦吾民也烏可利於此而不利於彼乎乃歷畝畝履阡陌相彙源之勢酌高下之宜築堤於吳家庄南左良以捍水復合屯庄民契買南左良地爲渠以洩水又念屯庄貧瘠爲之捐俸以給地價而南左良之私自

決水灌地者公執法斧斷批照森然自是屯庄去水之害受水之利其得以安於耕鑿而優游於衣食者皆公之賜也因感而刻諸石以永公之惠竝鐫其批照於後庶乎屯庄之與左良不相爲害可以永息爭端云爾

左良營修渠碑記

磁東北四十里有吳家庄左良營等村曩接上流餘水家西建立偏閘賴以餬口者僅居其半而家東遍地沙鹵風雨調和猶得樹植一遇亢暘則土饑泛濫

綠野化爲白田兼之風猛沙厲灑落禾巔倏就枯槁
誰能懸河而潤鑿井而灌之哉幸際丁亥春左良營
糾衆建橋賢守蔣公於課工之暇見偏閘出水溝忽
驚喜曰是水也盍引而東卽着鄉保度地開渠示以
灌溉法不日工成汪洋滿目斯時春雨未足而夏麥
秋花早見或或芄芄問猶有悲鹵鱸歎流沙者乎較
之家西膏壤肥田當不是過也美哉我公德政難以
悉數卽如吳家庄等村重修偏閘而西疇益沃剗開
新渠而東畝亦豐改建石橋而捆載永藉狂瀾無虞

從今左顧右盼悉出洪仁數腹高歌陶然醉飽土
豈敢忘所賜耶而遠福當與之祝應同川流不息

州志

卷之十七

二

詩

近鄭少府赴滎陽

岑

參

唐人

子真河朔尉邑里帶清漳
春草迎袍色晴花拂綬香
青山入官舍黃鳥度宮牆
若到銅臺上應憐魏寢荒

疑塚

王安石

宋人

清山如浪入漳州銅雀臺西八里丘
螻蟻往還空隴
畝麒麟埋沒幾春秋

前題

俞應符

宋人

生前欺人絕漢統死後欺人設疑塚
人生用智死即

石州志 卷之十七 十一
休焉有餘遺到丘隴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
未知盡發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葬君屍

黑龍洞觀音閣西山下古風一首

胡砥邇

州人元
大中大夫

陰崖瞰清溪高閣勢騫舉石林出雲表六月不知暑
俯視川居人批源接元圃此生亦虛名馬足車塵若
北得抵沙漠南遊越吳楚白髮始引年見此故鄉土
借問麟鳳班曷若觀舊伍邂逅藉一廬招邀同志侶
披襟北牕風洗耳松梢雨醉眠溪口雲饑食得雞黍

指顧爭席人此志頗同否默與山靈盟磨崖鐫鄙語

遊大明寺

馬煦 元人

喬木千章擁大明南風細灑葛衣輕鬢絲禪榻茶香
裏靜聽黃鸝求友聲

祥蓮

陳儼 元學士

金明昌年間磁州觀臺有京兆蓮判劉執家池
中一蓮開花十三蕊香與色俱異常至元大德
七年劉執之甥刑部尚書馬
煦復求名人詩文以褒美之

劉郎種得不計年庭前池水清且漣當年長出玉井
蓮中有脈脈春無邊一莖秀出十三葩錦絲嫵媚凌

輕煙初疑武夷山中會真僊霓旌羽蓋雙雲駢雲舒
霞卷相後先又疑金像如來應世緣六七妙相見福
田化身要見百億千本來一莖生一花似此嘉祥豈
偶然天地造物豈有意君家效靈乃爾偏此花始生
明昌前品題已竟多名賢滏陽溫和水有源君家第
宅居其邊伯氏仲氏齊飛騫一門煒煌圭組聯恨無
大筆如修椽爲君別賦祥蓮篇

前題

王 輝 元學士

遙遙觀卿臺近接槐西圃劉君久卜築林野蔽亭宇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玉堂金馬早蜚聲致政新恩荷聖明簪紱遠辭天上
侶衣冠重會洛中英睛牕醉酒從高枕源水看花任
放情獨有丹心長戀闕幾回清夢到神京

前題

倪

謙明禮部
侍郎

七十辭榮遽引年東門冠蓋總稱賢久勞待漏趨金
馬猶想譚經近御筵歸旆曉霑雙闕雨扁舟晴汎五
湖煙散金贖與鄉人樂應見安車座上懸

前題

蕭

鎡

明學士

舊向東朝著合譽玉堂晚歲荷榮除宮袍每着承恩

日僊醴嘗頒進講餘京國風霜催逸興故園花竹爰
閑居浴中自有耆英會青史母煩說二疏

題羅侍郎瞻雲圖

羅倫 明狀元

使君純孝人共知中州北望長嗟咨嚴君已逝不復
見慈親幸壽甯無思柏臺烏啼霜月白每聽烏啼心
惻惻堂上誰將菽水歡澗南誰采蘋蘩碧以茲日望
孤雲飛孤雲迢迢情依依想親捫環倚閭日子心正
是思親時朝望雲出林麓暮望雲返幽谷相看舒卷
無盡期心恨不與雲俱飛幾回帶雨疑驄馬幾度因

風染繡衣孤忠白許心情苦至孝常能思父母忠孝
雙全臣子心紫誥褒揚耿千古

綠野亭 侍郎羅綺建

葉 宣 明參議

雨露恩濃宿草生春風綠野結茅亭萬竿翠竹飄晴
雪四面青山罨畫屏杖倚柴門行樂倦茶烹石鼎醉
眠醒熙熙世忝堯天氏未許風流讓晉鄉

贈王都督歸磁州

李長春 明學士

神武會聞衛霍名樞垣今始接儀刑威橫闔外閱樽
俎算勝胷中富甲兵奏凱燕山頻勒石論功麟閣會

圖形征西佩綰封侯印建節爭誇畫錦行

前行

王弘誨

明禮部尚書

笑解龍泉脫舊簪得歸新荷主恩淡九衢涼雨催秋色
萬里長河快客心玉帳尙餘黃石畧碧山重和紫
芝吟離觴未盡征車發厭聽賓鴻日暮音

寄磁州王都督

部

棊

明都御史

四十餘年肺腑交離情耿耿髣蕭蕭豈知掛席清源
近猶似停雲碣石遙開府勲華標鼎鼐談天事業托
漁樵歸來倘遂聯牀約樽酒憑將別恨消

州際雪有作

夏言
士

嚴蕃柔圍增悵望北來水
阻河關彩毫未擬詞
賦酒酒聊開壯士顏戎馬
竟煩諸鎮力雲霄遙報
臣班莫言盜賊憑陵甚天
子陽和遍宇寰

磁州學宮小集與陶仁二方伯張溫二憲使

雪

夏言

燕山雪花飛溢陽主人晏客
明倫堂紛紛梅蕊疑江
麓團團桂樹鄰宮牆時寒
不愁行路苦穀熟已卜農
家群酒酣日暮豪興發
寒余欲賦慚枯腸

六志 卷之十七 五
車騎關用大司馬鳳翥伍公韻

夏言

冬大雪黃河西乾坤默運
豐年機願銷金甲事農
不聞野哭惟鄰雞

鳳凰寺

晦軒

寶刹聳穹蒼中有高人
隱跡藏一帶晚山籠翠
幾灣秋水達雲鄉巍巍
雁塔風霜古浩浩龍池
歲長寂坐禪堂塵不染
滿庭松影罩回廊

覽勝凌雲

紀 統州人

覽勝樓頭地步高，纖塵不動見秋毫。
行山西拱朝宸極，溢水東流近海濤。
畫棟挾雲生綺席，珠簾捲雨溼青袍。
分明身在層霄上，一釣猶能起六鰲。

鼓麓晨征

紀純

旌旗清曉拂晴暉，百轉山腰見野扉。
松勁肯隨莠李變，鴻高常避網羅飛。
三千道路憐金劍，五十功名笑布衣。
對酒且應三四盞，薰風倚馬醉微微。

臺城避暑

劉湜
明磁州學正

昔人避暑築遊宮，河北封疆此最雄。
啓戶山泉來寶

鏡隔牕雲霧透朱櫳波光澄碧干郊雨松影搏陰
枕風此去廣寒應不遠數聲虛籟落瑤空

靈芝

諸

鑄

明磁州學正

萬曆七年城隍廟大梁產芝數莖莖如白玉葉如紫金叩之有聲諸搢紳詩以紀瑞

明明帝德光累葉股肱良哉贊謨烈鹽梅盡屬調元
手位育功成天下悅中原瑞應得春先濬發芝祥太
和洩麟文鳳彩自天懸燦燦霞章華藻祝昭回古棟
逾兩春不藉土膏色更新豈其休徵固宜爾無乃獨
滋陽之精紛紛奕奕不足數堅貞嘗與松栢盟漢唐

之世僅一見名男名殿前自梁漢魏靈龜通今古守
臣未敢獻神京鬱鬱佳氣聊
唐虞盛際無遺老皓歌不向高山鳴君子滿朝絕佞
倖屈軼之草何須生

登麴山明月閣觀泉

張應登

彰德府推官蜀內江人

帝遣巨靈鑿此山源泉百道出其間黑龍洞裏珠千
顆白浪灘頭玉一灣天色倒垂人在上鏡光平照影
長環徘徊閣上觀元化自古如斯去不還

響堂寺隋開皇時創建

張應登

飛閣臨流百仞梯開皇歲月古招提巖扉松徑風長
掃磧戶雲窩鶴舊棲響石鏗鏗金鼓動光天燦燦斗
杓低幽人煉藥如相訪神麴山頭一望西

前題次韻

李以甯 蜀舉人

劣崩難登尙有梯巖邊古寺擁菩提人傳石鼓連空
響僧與山雲共榻棲趺水珠翻龍洞合晴嵐青靄鸞
峯低法曹昔日揆幽勝拄頰高吟爽自西

元旦登天中第一樓

刑雲路

明河北分
巡道命筆

天中樓閣聳雄都覽勝凭虛亦自娛鸞嶺西來青嶂

合漳河東下白雲孤千家梅柳饒春色萬井烟氛入
畫圖已爲田家占歲事太平風氣叶靈符

甲辰除夕前一日風雨大作若夏月遲明溢水

漲溢次日復大雪

楊性魯
州人明進士

入冬大雪已三浮屈指年光再日收半夜猛風催雨
至一川新漲抱水流寒澗未穩潛龍臥夢醒俄驚旅
鴈愁明且便應開霽色椒漿引滿醉南樓

登廬山明月閣下揆黑龍洞觀湧泉

楊性魯

名勝寰中此獨偏
北來爽氣欲參天
山排菌菖千層石
地湧珠璣萬斛泉
龍奮洞中將雨出
麴遊峯頂踏雲還
英雄回首堪棲息
何用蓬壺更訪僊

登響堂寺閣

楊性魯

佛閣懸山際
白雲當檻生
晴峯排漢碧
野水鏡天清
叩石千林響
開尊百斗傾
醉來題古壁
落日下荒城
萬曆丁未閏六月
溢水漲

楊性魯

誰把銀河水
倒傾長津滾
滾濁濤驚飛湍
似挾蛟龍怒
巨浪疑翻岱
華行禾黍須與
千派湧田廬
倏忽一

川平憑高忍聽號童叟疏奏何時達聖明

癸丑六月大水漂溺民居

楊性魯

一雨尋常迥不同乾坤頃刻若鴻濛川流疑決天潢
下河勢如傾星海東叢樹望中惟露頂扁舟繫處欲
浮空陶唐涿水知何似此際誰收崇伯功

重陽醉菊後登西城

楊性魯

坐對黃花酒罷傾興豪飛蓋過西城茫茫直縱登臨
日落落那知世俗情萬里秋陰凌睥睨一聲長嘯入
輕清盤桓何限憑高意愁聽樓頭暮角鳴

雍熙寺

董應芳

明磁州同知

宦遊落莫遠離家
徒倚西林日漸斜
山入曲來人更少
路從深處樹偏遮
空中無暑能留客
半偈諸天欲墮花
遮莫浮雲千古夢
詩成堪笑碧籠紗

遊龍洞寺

李士高

州人明戶部郎中

壁削芙蓉萬仞丹
禪林隱隱畫圖看
人間勝地僧多占
洞裏諸天客到難
雲傍龍來晴作雨
風從澗落暑生寒
年來賸有烟霞癖
石畔長松好挂冠

和圓川登銅雀臺

張鏡心

州人明總督尚書

銅臺金井亂烟中人道當年魏武宮草滿孤岑惟野
雀雲迷沙渚斷歸鴻總帷歌吹歸塵土疑塚蕭涼起
暮風身後豪華無覓處一抔荒土古今同

登鼓山響堂寺

張鏡心

齊朝金刹俯離宮絕壁千尋紫氣籠上界靈文刊貝
葉岩中石鼓動豐隆盤空水鶴翻雲白倚石山花笑
日紅駝背千秋詢勝侶疑從初地一相逢

望銅雀臺

張鏡心

魏武臺從魏武陵望陵金井何峻嶒臺上美人君不

見抔土未乾三臺崩三臺雖崩尙遺壘魏家社稷空
流水惟餘陵畔草蕭蕭隧窟斜穿臥狐豕古來大德
自不猜不封不樹使人哀笑君心勞徒碌碌七十二
陵胡爲哉至金臺下漳水急衰莽叢榛風雨泣金輿
玉輦杳何之無數寒鴉墓上集

登銅雀臺望疑塚

堵景濂 舉人

砂磧西盤走太行雄圖分築古清漳銅臺春霧葳蕤
鎖冰井寒流婉轉廊遙借季龍增氣象早從司馬付
蒼茫故陵何處聞歌樂疑塚蕭蕭滿白楊

銅雀臺懷古

王用汲

華亭明經

魏武築高臺臺高何突兀縱橫太行山左右漳水側
西陵樹色遙鼓吹連日夕孰知不百年蛟龍營窟宅
當時英雄者乃爲兒女嫵煦煦戀香履終慚市小德
空留屋上瓦後世爭賞識

磁州道中

郭

棻

正詹學士

溢水邯鄲盡磁山鄴下分秋勝迷野潦堤柳澹疏雲
田鹵稻猶穉河狂沙自墳驅車行役急百里未斜曛

魏武帝疑塚

任

垓

河南按察司僉事

奸雄至死尙欺人疑塚纍纍漳水濱獨笑當年銅雀
妓西陵何處望難真其一

墓碑欲識漢將軍魏寢原來是假墳
纍纍許多空戴石五陵荒草共寒雲其二

前題

李以甯

荒城側漳水潛西陵無處暮烟垂
分香遺令竟何爲翻疑道上塚纍纍

渡漳河望銅雀臺

任 垞

漳水如斯逝高臺亦漸荒
君恩餘宿草霸氣盡分香

歌吹隨風斷園陵對月涼至今憑弔處纔帳影茫茫

滏陽道中

米漢雯 詹事府中允

遠近和鳴鷄朝暉望欲迷波環堤左右地似灤東西

柳影藏鳧隊荷香送馬蹄賞心隨命酌村酒正堪攜

秋日偶成簡磁州任牧一首 董延祚 彰德府知府

滏陽秋色近如何烟雨香殘十里荷若使郊原多五

穗不須還聽採蓮歌

滏陽北郊卽事

張榕端 州人內閣學士

滏流環北郭遠近接渠塘柳合長堤翠荷飄十里香

古風餘趙魏，氓俗重農桑。
社鼓秋成後，村村響夕陽。

渡漳河望銅雀臺

張榕端

銅臺凝遠望，秋色滿衡漳。
沙澗行人小，天空旅鴈長。
朔風吹草木，落日下牛羊。
歌舞何年事，悲笳起大荒。

丁巳春暮重遊高廟題壁

張榕端

曾向招提醉，晚春緇塵幾。
載夢遊頻重，來倦眼憑高。
放烟柳依稀似故人。

經鄴城舊址

張榕端

荒原誰識帝王州，芳草萋萋古渡頭。
世代興亡餘史

牒歲華榮落自春秋城頽宮殿無遺址河嚙桑田失
故流獨有太行山不改還舒青眼待人遊

登銅雀臺

張榕端

銅雀惟餘舊址存霸圖消歇更誰論河侵古岸丹甍
圯風走狂沙白日昏一帶行山拖遠嶂幾堆疑塚剩
荒墩徘徊自昔笙歌地陣陣歸鴉噪晚村

庚午暮春都行過高廟見丁巳題壁詩忽忽十
有四年感慨係之用前韻二首

張榕端

醉筆題詩記晚春別來更易歲華頻風塵又向他鄉
去烟柳歲蕤也笑人

其二

暫歸復出又逢春來往奔馳不厭頻耐久賓朋是楊
柳還寄青眼待勞人

賀蘭射雉行爲金都閫作

張榕端

賀蘭風高凋木葉將軍冬日閒打獵亂踏沙石渡山
橋石中走馬蹄如鐵地形漸濶岡蜿蜒散騎游行入
平田草間翻盡狐兔穴忽驚一雉起墳邊徒御四布

紛趨走驂騶如電過林藪繡羽飛飛時復低彎弓一
發貫其首日斜雲黯氣凜冽置酒南山酪漿列穉穉
雜坐競歡呼手擘生禽飲其血耳熱披襟指箭瘢昔
曾苦戰奏三捷醉臥平蕪鼻如雷不知帳外滿天雪
州守任公損貲爲余建宅賦謝

方氏表

磁州訓導

何待寒官自拮据黃茅葢屋水通渠風來廣座堪傳
茗月到橫牕好讀書渾樸不求官舍似清廉惟較俸
錢餘儘教問字人來去半畝三楹新草廬

磁州道中卽事

沈旭初

翰林院編修

十里荷花遍氤氳香霧風波搖兩岸綠影落一溪紅
遙憶田田好相思步步中採蓮何處曲應徹館娃宮
自鄴旋磁行柳陰中遇雨卽事

李以甯

行行楊柳路細雨送歸程早發人烟寂秋來客感生
淒涼猶鄴苑瀟灑似蕪城漳水東流去荒臺無限情

其二

永豐園裏望爲製柳枝詞勝絕疇能及風流儼在茲

看橫烟染黛腰，
涇垂絲不必愁。
搖落空濛繫所思。
前題次韻
蔣元楷 大興人

寒烟籠遠翠，
百里雨中程。
雲向村邊斷，
風從水面生。
荒臺歌玉樹，
官柳盛金城。
游目無終極，
淒清動客情。
磁州重陽日集州守任公甯致堂

江濤 明經

書劍歸裝出太行，
滏陽城下宴重陽。
蓮房露冷荷衣
碎，竹院風生菊蕊香。
官剩魚羹歌一曲，
客分鶴料酒
千觴。無才愧作登高賦，
空飲茱萸醉錦堂。

州守任公委同方嘉枚司訓分駐南北關煮粥

賑食饑民起癸亥十二月終甲子三月所活數

千人紀事

張太臨

磁州學正

盜民苦貧瘠豐年食不克何況連旱荒糠粃亦難供
木皮與草子採掇既已窮壯者走四方弱者委溝中
賢守切痾瘵秉心憂忡忡按籍給之錢慮為奸吏蒙
爰謀糴粟穀南北貯元宮謂余課士暇委司賑濟功
清晨馳馬至指麾集象傭盈困概大斛增竈起連函
煮糜數十甕遠近聽鳴鐘盡來鳩鵲形老稚兼疲瘵

一應濟苦寒空雙捧誦功德一飽倚牆端

設其明聾已還其聰我公亦就食甘苦與民同

一應百餘日數腴皆歡容菜麥漸有收給米以告終

一應石以伏枕逃者回飄蓬所活數千指大哉補天工

一應方極及來皆欲依我公滄遂稱樂土闢地多春農

一應一應召杜治績侔黃龔奏最輒上聞殷懷動九重

一應一應霖雨四海無饑凶豈徒百里內婦子慶相逢

靈堂寺

方孝標 侍讀學士

一應一應聲出遠林響堂秋夜月沉沉太行青接峯頭

幽澹水澄環洞口陰百慮臥清高士夢孤燈詩伴老
龍吟曉來策杖山前路石上鏗旬有和音

清明日任鶴峯招集觀稼亭 方孝標

去云偏欣物候催擬攜壺榼藉莓苔忽逢刺史風流
三况值繁花雨歇開古澗遠通新岸水異鄉同泛故
三杯兒童拍手山公醉何處衰翁竝馬迴

過疑塚望銅雀臺

沈一揆 翰林院庶吉士

氣望中原地羅衣舞故宮傷心身後語臨死失英雄

其二

寒風瑟瑟涼午夜燈疑冢七十二何處是西門

其三

粉何足重人來盡有詩北邙山下骨豈不及蛾眉
講武城渡漳水望三臺懷古李以寧

三臺已吞袁冀州千乘萬騎臨漳流威行河北如虓

虎宗城要害時講武經營巨麗摩青霄三臺樓閣何

處荒蕪今古渡餘荒壘一代繁華隨逝水可憐銅雀

臺幾處當時歌伎望西陵世人不悟粉黛假兼金猶

三臺臺瓦

蕭題

蔣元楷

漢武城下水聲急水急風狂舟不
 行行人下馬立此地曹家全盛時
 雕戈鐵騎爭
 連霄漢橫槩憑陵日賦詩君王開
 窈紛羅綺帶笑飲滿黃金卮千秋萬
 劫火化飛塵逃離荒阜繞荆榛拋殘
 覆當年歌舞人

嶺峯朝霞

任 塾 磁州知

西山巖頂鼎形削立

其山中

一峯形以削特立在遙空
崿嶭兒孫輩乾坤俯仰中
吐雲天際白銜燒日邊紅
不用頻搔首穹蒼路可通

其二

僊人焚寶鼎畱蹟步虛臺
鶴喜孤烟繞龍驚片雨迴
秦封驕五嶽禹鑄鎮三臺
我欲振衣上歌吟亦快哉

響堂晚鏡

鼓山當太行之麓洞壑空靈
內有石遊人以袖拂之其聲
如鼓上建刹曰響堂靜夜鳴
鐘四山皆應

烟岫離塵界雲林隱化城
聞鐘驚刹現叩石詫山真

斜月孤峯逼輕風萬壑生倚筇當此際無復宦遊情

其二

鐘聲幽谷裏歷歷出重雲虛籟如相和流泉共一韻

無須聽梵唄已覺滌塵氛日日隨聲到輸他猿鶴羣

龍洞珠泉

黑龍洞泉出神麇山下如珠湧地大小數十泓積爲巨浸土人導之成渠溉田千頃

石罅吐涓涓紛淪共一川爭光珠際月倒影鏡中天
橫藻隨流直傾漚到泐圓鳧雛添繪景無數浴沙邊

其二

象派一源分神功灌注存百陂魚衍族萬頃稻生
邀渡星槎泛催春水碓喧幾時脫塵鞅濯足卧雲根

賀蘭積雪

山爲宋賀蘭真人隱居因以得名雖無靈
峯絕壑而蜿蜒廿里積雪凝素亦屬奇觀

斜日雲沉壑迴風雪滿臺欲尋僊蛻看誰喝石門開
種玉畱遺璞燒丹積棄灰還疑人去後嶺樹祇寒梅

其二

沿山馬跡亂迷徑問關僧破壁村中火危橋石上冰
鶴歸羞腐鼠兔伏避饑鷹何自傳僊錄乘風亦上昇

臺城烟雨

臺城昔趙王所築舊有靈臺坡陀
蹟多不存惟烟樹鬱蔥尙堪憑弔

王子何年去荒臺絕暮譙人耕歌舞地鴈度雨雲朝
路斷沙崩石堤傾水嚙橋猶餘淡樹色霸氣未全消
其二

遺蹟殘城裏人家古道傍田桑知世變巢鵲閱人忙
楊柳絲絲雨梧桐葉葉霜望中無限意一半在斜陽

官路荷花

出北門十里夾種菡萏葉香花色
與柳陰掩映行人每停轡不忍去

兩行楊柳下一里藕化鱗
長侵橋路苗穿出稻田
紅姿晨弄日翠袖
烟不惜香風送行人緩着鞭

其二

芙蓉變港道映水以朝霞
雨際聲兼色風前葉勝之
稜來自南國笑應妾西家
莫道此鄉陋相逢亦可

漳渡晴瀾

魏武帝講武城南爲漳河渡口水易泛溢堂
餘里晴瀾蕩漾東南望銅雀臺在烟樹杳雲

去浪浮官艇清風起大河水花迎棹散山影戛
人立當橫浦鷗眠占淺莎迴颿知快意時聽榜人

其二

漳流兩岸侵孤日
隱沉沉行役爭來往
波濤自古今
中渡急漁釣
下流溪回首東南望
銅臺起暮

溢橋秋月

橋跨溢水距南關半里許旁矚林野多蕭疎之致於秋月更宜

長橋長百尺
吏散獨閒凭
近市烟仍合
回潭月自盈
驚城上
柝魚躍岸
傍燈欲看
天河曉
霜寒坐未

其二

簷下塵沾地
天清月上垣
倚闌人對影
投釣水深痕

水黍高低隴桑榆遠近村
村
與

磁署喜雪用溪西雞齊啼韻
任 塾

何處雲山是剡溪
且尋瓊玉步牆西
縞衣藁履

寒粟盈肌乍似雞
漸壓虬松千鬣偃
平填魚

閭閻幸有豐年兆
尙念無衣幾處啼

和陶軒

任 塾

任子購得名賢視
希哲所書和陶飲
酒詩真蹟嘗展玩
於此遂以名軒

淵明稱酒聖希哲亦飲豪
和陶誠不愧吾當和

勿拜亭

亭前有石欲傲海嶽之呼為石丈
具袍笏拜之恐未免捧心之蒲

得以堪呼丈踞受米芾拜不拜亦不呼吾但學其

小浮山

皖之浮山有三十六巖空靈奇峭
此石差堪擬似而小因以名之

壽山在皖境生平祇夢遊一峯忽飛來招我如

蕉舫

小浮之前有橫軒若扁舟然任子嘗
坐而假寐因悟蕉鹿之夢題曰蕉舫

無魂真疑夢柳蟻
夢疑真忽漫疑情釋舉頭月

言僅如掌之大又其平如
掌也列樹新柳六七株

小園不盈畝五柳種有餘綠樹斜陽裏移牀好讀書

濯蟾池

池之水其清印
月可憑欄而窺

蟾質本瑩然無須用其濯以濯翫蟾者清襟其碧落

立秋後二日蔣膺若招同諸友郭外看荷花鵝

觀稼亭納涼卽事四首

李以甯

出城騁望便蕭森處處秋光快客心
聯騎幾人揆野色長堤一徑入疎陰
芙蓉粉褪紅猶擘荇藻風牽綠

未沉聞說前村烟水濶
攀芳更踏曉雲淡

其二

經時官舍隔雲嵐
節序潛移竟未諳
十里溪流環郭北
一方風景認江南
稻塍蒲堰通危徇
犢柵鳧汀傍小菴
幽事行行應領畧
不妨樹下暫停驂

其二

山莊曲曲碧玻璃
受享荷風總不知
淺白淡紅花嫩
灑長青短翠柳參差
惜無蚱蜢搖漁港
恰有蜻蛉上釣絲
林外遙岑蒼黛嫵
露芒鞵竹杖更何時

其四

觀稼亭前繞細流
蒹葭夾岸似蒼洲
道傍人影穿殘暑
天半蟬聲咽早秋
偶得餘閒聊命酌
豈知勝地可消愁
諸君河朔懷須曠
莫負同來永日遊

前題和韻

蔣元楷

滏陽郭外樹森森
路向長堤足賞心
烟隔千村畱曉霧
雲垂兩岸接輕陰
金飈乍響花猶盛
玉井初開粉未沉
漫羨濂溪曾有說
臨流余亦愛幽深

其二

石州元 卷之十一
一抃遙峯帶曉嵐此中名蹟幾人諸征塵漠漠通畿
北垂柳依依似漢南農舍曲藏花外徑郵亭半隱樹
間菴坡陀幽折揆無盡若坐籃輿勝駕驂

其三

銀塘上下映琉璃水面風來香自知影動芳叢紅苒
苒菰漂密葉綠差差酒筒斜屈傾荷蓋心緒焚抽吐
藕絲小倚林邊忘溽暑披襟還待夕陽時

其四

萑葦紛披蘸淺流紅蕖處處擁芳洲松濤聲發偏宜

醉竹檻涼來始覺秋
悶步謳吟皆自得
曠觀俯仰更何愁
追隨竟日饒清興
願與先生紀盛遊

磁州道上

廖鳳徵 華亭人

夾岸垂楊四十里
方塘似鏡藕花香
前汀一鴈驚飛起
人坐紅橋古寺傍

過滏陽不及晤蔣使君
試可辱餉酒
訓以詩

廖鳳徵 越阡

題壁蒼茫問昔游
遙林古驛載塗謳
未容二仲窺三徑
且許孤尊遣四愁
竹肉秋清同燕座
謂瑯琊公席
冰霜

月曉動征裘思君材器真方面 玉輦巡行報最優

抵漁洋

廖鳳徵 一字亭湖

歷歷滄陽樹迢迢漳水梁孤村斷人跡隻埃轉沙岡
鴉噪晚雲白馬嘶秋草黃今宵寒館月歸夢遶江鄉

之十八

知州析津蔣 擢重訂

祥異

漢儒伏勝劉向諸人皆以春秋洪範爲學作五行傳班固從而志之論者謂其穿鑿附會強求語應然而事變於下則徵應於上天人之間若桴鼓君子何可懈其省察也磁雖彈丸一擊而休咎之來何時蔑有嘗考春秋書災異而不著其事應蓋兢兢乎慎言之矣觀斯志也惟

然以思惕然以警庶無戾於天人交感之道乎
志祥異

北齊

天保八年旱蝗

隋

仁壽二年大水

大業中滎陽石鼓頻歲鳴其後天下大亂兵起

唐

永徽五年六月大水

顯慶五年旱

儀鳳五年旱

永隆元年九月大水

神龍元年七月大水三年旱

開元三年蝗十五年牛大疫

貞元元年大饑斗米千錢死者相枕

開成三年秋蝗

廣順二年旬日無鳥

乾德二年蝗

乾興七年大水

明道二年蝗三年雨赤雪

嘉祐元年六月大水

乾祐四年春地震

企

太和二年鳳皇儀於鼓山之南

明昌三年州人劉統家池中有蓮二莖十二花

宣德九年西伯聖獲白兔

成化二十年大饑

成化六年正月有大星隕光芒燭地其冬大雪
災等十一年大有年斗粟十錢

嘉靖六年大饑八年蝗蝻生三十二年大水民饑
三十三年大疫三十四年十二月地震如雷三
十八年星隕如雨

隆慶元年城隍廟產靈芝三年大水

嘉曆七年城隍廟梁產靈芝莖如白玉色如紫金
叩之有聲八年秋產瑞穀有一穗兩岐三四岐
者三十五年閏六月大水漂溺人畜無數二十
七年大旱四十一年六月大水十月地震有聲
天啓六年大水

崇禎十三年大饑大疫其冬十二月晦日大震電

國朝

順治十二年大旱

康熙七年大水九年大旱十七年大旱十八年大旱

男地震有聲自東北來二十二年六月地遶
二十三年四月雨雹傷麥秋霜雨大水

